



蕉風月刊

265期 一九七五年三



KDN 8577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65 期 ● 一九七五年三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Ipoh Book Co., N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們注意幾點：

來稿無論是否刊用，皆不退回；

譯稿要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在刊出後三個月內發出。

■ 散文

飛渡·方娥真·46

不知那兒傳來的琴聲·周清嘯·48

■ 詩

語言不通·艾文·52

尾聲·林山樓·54

■ 譯詩

夜班火車·拉笛夫作·夢零譯·56

■ 小說

Fragments·張瑞星·58

週末·鍾瑜·62

過路者·依邁·67

冷夜·陸永光·71

■ 書評

和亞丁談里爾克·L·S·F·80

■ 風訊·編輯室·82

蕉風月刊

二六五期

目錄

■封面畫·魚·胡德馨

■訪談

猴學人樣——譯者的苦役·牧羚奴譯·4

■論述

建立真正的大馬文化·謝文慶作 沙漠譯·9

梁山泊三十六名天煞星·流川·12

批評狂乎·霜鶴·18

■詩

大悲十九首·溫瑞安·22

燃香·方娥真·26

詩兩首·文愷·28

■專欄

人間詩譜(學與思)·鄭百年·29

閒思錄·黃潤岳·35

■散文

二幅·寧牧兒·40

風動·溫瑞安·43

Jean-Louis de Rambures 訪問

牧 羚 奴 譯

猴學人樣——譯者的苦役

——法國首席美國小說譯者官婁訪談錄

雅里瑪出版社最近出版法國小說翻譯家官婁 (Maurice-Edgar Coindreau) 的回憶錄，「世界報」記者借此機會對官婁進行了一項訪問。官婁是把福克納 (William Faulkner) 與其他美國南部小說家介紹到法國的譯家，在以下的訪談中，他誠實地道出他的看法與經驗。



問：請問你有沒有一套特別的翻譯方法？

答：我不認為要做譯人有何特別的方法。這母寧是有沒有訣竅的問題。我堅信有些人適合搞翻譯，有些人不適合。

就我來說，我本能地發現我對翻譯的嗜好。我的第一次嘗試——應該是十五歲那年——是譯史第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The Black Arrow*”，這作品老早已有法譯，但我重譯來娛悅自己。或許一開始那就是一種無意識的補償。因為在基本上我的志願是創作，我必定曾經跟自己說過：「倘你不能成爲一個小說家，你可以寫別人的小說。這一來，你必須做這苦差，而你所應該做的是繞着作品兜圈子。」這些年來，我終於獲得一種已經變爲我的第二天性的技能。

問：你所說的分別一個譯者與別人不同的訣竅是甚麼？

答：我一直把譯人比作是猴子：他學別人裝模作樣。認爲譯人的工作就是翻譯這看法是錯誤的，這是說，他必須付出一切代價以避免讀者一翻開書就覺得他手上是一部譯作。換句話說，譯者應該完全不受原作的束縛，同時又完全忠於原著。

這個矛盾又該如何克服呢？只有一個辦法——嘗試整個進入原作者的風格，一致於忘了自己的母語，並承當一種與原著相當的自由。有的人本能地翻成這種劬斗，有的人則被一些在我看是極易的事難倒了。就像有些動物你永遠無法教授們作態那樣，有的人永遠不是做翻譯家的材料，這又是老話。

問：在實踐上說，你如何進入你所翻譯的作者的風格中？

答：這需要長時間的準備。我並不是說你必需背熟原著，但是，一本書若沒經我從頭讀到尾，我是絕不會動手翻譯的。容易的如海明威（Hemingway）的作品，我讀一遍就可下筆；若是福克納或戈揚（William Goyen），我就不知道要讀多少遍。

若你事先對一位作者的風格沒有一點熟悉，你如何能知道某個法文是否與他相配？若能原作者的時空中工作，這顯然是最理想不過。我個人的情形是：我開始翻譯 Ramon del Valle-Inclan 的作品，因爲我當時住在西班牙。

我到美國時就開始翻美國作家的作品。如果我去的是英國，我自然是翻英國作家。這不

僅僅是浸淫在原作者的語言文字裡的問題（我去美國距今已有數年，我相信在任何一本新出版的美國小說中，一定用一定的語詞難倒我），也由於你身在當地，容易解決難題。

認識你所翻譯的作者也可說是很重要的。這並不是就傳記的觀點而言的，而是因為你在有必要時可以問他問題。我從未想要跟海明威見面，我不知道我將有甚麼話要跟他說。

但是我問卓士·巴蘇氏（*Dos Passos*）一大串問題，當時我在翻譯“*Manhattan Transfer*”。那是一九二八年。由於我初抵美國，我對俚語一無所知。每天晚上，我跟卓士巴蘇氏的西班牙文譯者 *Robles* 總是去找作者出來喝杯啤酒，躲在某家販賣私酒的店裏，在禁酒時期你可能需要的那種安靜地點，以後我們就輪流發問。

我譯福克納的“*The Sound and the Fury*”時也採用相同的方法。我在好萊塢之時，福克納只靠為影片公司寫作營生，他請我跟他住在一塊（這是預想不到的好意，他是個極為隱退的人，他甚至在遺囑上加多了一個句子不准記者參加他的葬禮）。每次他從影場歸家，我總是跟他提到當天在閱讀中所碰到的難題。

問：一個譯者該如何從事翻譯的工作？

答：我的原則是做得越快越好。若你停筆，即使很短暫，你的幹勁也會鬆弛下來，而你的活力從筆尖流掉。所以我一動手，便儘快弄好初譯稿，而且，當然是用一根筆（在這階段，在我與紙張之間，我需要某種串通，用打字機不可能產生這種串通）。我留下數不盡的空白，或者，一遇到困難時，我匆匆在書的空白邊緣作記號。

初稿完成後，我就開始較慢的也是更詳細的修改工作。我的工作工具是一部老舊的 *Littre* 五卷百科全書；一本摸到全部呈黑色的韋氏字典；附屬工具是一本 *Harrap's* 英法詞典，一本同義字典，一本法文辭句字典（至於專門名詞，我都是請教專家）。令我費時最久的著作是戈揚的“*The House of Breath*”，我花了七個月才譯完。

譯稿完成後，我便把它擱置一個時候才繼續那比較輕鬆的定稿工作——這下是用打字機了，只做修飾風格的工作。

從這時開始，我通常不再參閱原著，這倒有點像是在重修自己的文稿——這真是令我感

到很快慰！我常常告訴自己說：「你所已經完成的畢竟還不太壞！」這樣，我通常都寫作一篇序文以作結束，解釋我為何要寫作——對不起，為何要選擇——是書的原因，並說明整個工作的起始。有些篇序文令我感到自許，比如序“Wild Palms”這篇。

但是，我必須抱歉地說，有時情形也不相同，當我在譯海明威的某些篇章時，我想：「這多笨！」我感到羞恥，但又自我安慰地說：「謝天謝地，這不是你寫的。」

問：你在作翻譯時是否會有自己好似在進行創作的感覺？

答：我堅信翻譯是自我表現，一種有所不同的自我表現。就原創的觀點看，它一無足取。相反的，就表現方式而論，它是一切。翻譯的關鍵是去找尋一種與原著的風格相配的風格（一個好的譯人不能有自己的風格）。就在這種與一個外國文字的決鬥中，一個譯者把自己表現出來。

譯福克納的文字，你必須謹慎不去使晦澀明朗化，即使你了解晦澀的含義。其實，讀者應該要立即覺察到他接觸到的是福克納的風格。若有必要的話，我會在極富詩意的文裡中把「蒲公英」(dandelin)譯成「金鳳花」(bounon d'or) 而不直用法文的「蒲公英」(pissenlit) 這個字眼（這字除了「蒲公英」一義外，另一字義是「兒童尿床」。

）可是，如果有個讀者說：「這又是官婁的譯筆！」我聽了會很失望，因為這說明我的譯筆不對頭了。

問：假如原著的風格差勁，你會不會設法去增進它？

答：這問題從未發生過，因為我總是選擇我要翻譯的作者。我一直很幸運，不必靠翻譯為生。我看不出有何理由我該去譯一些我不喜歡的東西。當然，我有過兩次的例外：一九三一年譯“Farewell to Arms”及在一九三三年譯“The Sun Also Rises”，都是海明威的作品。事情是這樣的，雅里瑪 (Gaston Gallimard) 要我譯這兩部書。我知道這兩部書一定不難，而且我不要自己顯得太過苛求。我對我當時的決定並不後悔。一切都進行良好，自從那時起，我一直是自作選擇。

問：一本書應有甚麼特質你才會去譯它？

答：我不喜歡載道小說或政治小說。目前正控制一切的紐約派一點也不引起我的興趣。我也從不想要去譯「愛情故事」。我一發現了南部作家，南北分界線以北的東西全都引不起我的興趣。

我所喜歡的書必定要是想像豐富內容飽滿，它們必定要是難讀的書。問題的要點是：我總是愛那些我將非常樂意自己能創作出來的書。

謝文慶 (Cheah Boon Kheng) 作

建立真正的大馬文化

沙漠譯

當我們觸及馬來西亞文化這論題時，多少總會感到無從下手，因為這並非一個容易談論的題目。我只期望能以這篇文章來詮釋這個論點，以及提出疑難之處，希望因而能引起有關這個論題的思論，以達至拋磚引玉的目的。

我們，包括政府當局，已普遍地認識到一個真正的大馬文化是要經過一段長時期方能實現的。我們或許可以立即定下計劃和談論它將來會如何產生與發展，但我們不能預料它將于何時開花結果，或它的最終形式將會是怎樣的。

文化是一個包容衆多活動如文學、戲劇、音樂、舞蹈、繪畫、木藝與建築的大名詞，由於我國是個多元種族社會，其文化亦是複雜相異的。

土著文化與移民文化有着直接關係，而這兩者本身都接觸過或吸收過西方文化。在我國十七年前獨立時，我們便承襲了許多西方社會與文化的特性，甚至到了今天尚被保留着，其中有著還擁有相當的地位。我們接受了西方的古典與現代音樂，抽象畫及電影。我們可以從

某些知識分子對上述文藝的評價看出西方文化的影響力有多強！那就是，凡是從西方傳來者必定屬於高級的。

● 國民文化的概念

如果我們能在這許多方面都接受西方文化，那麼我們也應該可以接納那些存在於我們國土上的其他文化。但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然的，當我們要確實地表達大馬文化，我們的意思是要創造一種新的文化。那麼我們是要選擇一種文化而以其他文化併入其中呢？還是只從每一個別文化中選擇一些適宜的然後綜合而成爲一體？顯然，我們應該先有一個大馬文化的概念。在一九七一年，文化、青年及體育部在馬來亞大學舉行了一個國民文化大會，對大馬文化的觀念與何謂大馬文化提出議論，爲大馬文化的定義作了一些努力。簡略地，該大會對於這個概念所下的定義如下：

· 大馬國民文化必須以我國人民的傳統文化爲根據。

· 其他的文化只要是適宜與有益于我國的都應該被接納爲國民文化之要素。

· 伊斯蘭教是組成國民文化之一項重要成分。

大會一致認爲大馬國民文化必須以馬來文化爲根據，而其他如伊班族、達雅克族、卡達山族、華人與印度人的文化如果是適宜的也可以與馬來文化合併。

● 難題

出席該大會者在觀察了如何實行這融合的文化後，提出了其中的一個方法是使大馬全民接受馬來民族的傳統男女服裝，舞蹈，音樂與戲劇。他們也支持只有以馬來文寫成成的文學品才可以被稱爲國民文學，如果是以其他言流寫成的文學作品只能被視爲分派。

該文化大會所作的一部份決定已被政府當局所接納。文化、青年及體身部正大力鼓勵推行馬來舞蹈、馬來音樂、歌曲及馬來民間藝術。某些師訓學院也站在文化部的同一線上，在他們爲新同學舉行的第一個迎新週中，實行了其中一項政府的決定，要所有的女同學着 Baju kurong 與馬來頭巾。在馬來西亞電視與電台上，馬來舞蹈、音樂與戲劇也在「Dendang Rakyat」，「Dikir Barat」，及「Potret Pekeniti」等節目中出現。

必然地，我們將可以漸漸看到一個國民文化的形成。但是要使它廣泛地爲全民所接受還

是一個問題。當首相敦拉薩說一個馬來西亞文化並非在一夜之間便能創出來時，這意味着他已注意到這個問題。

在數年前，我們便可以自馬來文壇中預見它最飛躍的進步；在所有的土著文藝中，馬來文學是最前進的。馬來文是官方所規定的國語，它為全民所應用的普通性已日漸增進，它最大的價值是其吸收新詞語與成語的功能及它對其他民族作者的厚待。在今天，除了英文之外，沒有其他語言能擁有這地位。除非等到有足夠人數的非馬來作者以馬來文從事創作的一天，國民文學將是馬來作者的天下。

● 將來的理想

國民教育制度將保證馬來文的能力將被全面提高，其範圍將被縮小。到時，那些不能應用馬來文的人將可以以任何一種他們熟識的語言，不管是華文、印文、或英文來書寫。他們可以在這國土的奮鬥與滋長內對國民及學的發展作出貢獻。因此，每一種個別文化將在這個方向發展，在不久的將來，它們將一起趨向一個共同的理想。

每一種個別文化應該首先在促起一種明瞭與欣賞其他民族的文化需要底意識上嘗試邁向這個目標。這種多元種族社會的融合文化的意識之實現尚未萌芽。目前，我們只可以在某些場合見到這種真正及覺醒的努力在與這困難抗斗。在戲劇界，馬來西亞戲劇會的一群正在實驗綜合東方與西方的形式，如舞蹈、音樂與劇本。在音樂方面，華巫印（*Me-Chin-Taie Malayu, China與Tamil*）的和聲的尋求尚在進行中。

在文學上，這是為邁向文化互相瞭解可以作出的最大貢獻。馬來作家、馬華作家、馬印作家、或馬英作家應該停止只描寫他們本身的環境與社會中的人與事。他們必須超越這習慣，寫些有意義的，全民性的，超越種族界線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作品。這需要一種覺醒的努力。那時，一個真正的馬來西亞國民文化方才可以展現！

——譯于十月廿日關丹

梁山泊三十六名天煞星

第十七條好：青面獸楊志

楊志乃三代將門之後，五侯楊令公之孫。年少時曾應過武舉，做到殿司制使官。生得七尺五六身材，腮邊微露些少赤鬚，面皮上老大一搭青記，故綽號「青面獸」。

道君因蓋萬歲山，遣派十個制使去太湖搬運「花石綱」赴京交納，不想到了黃河，遭風打翻了，失陷花石綱，不能回京交差，只好逃到他處避難。一日路過梁山，遇林冲（因王倫要索取「投名狀」）大打出手，猛斗數十合，不分勝負；王倫等瞧見，急忙勸打，相約上梁山喝酒，苦勸入夥，楊志不依，只得拜別。

楊志下山後，逕往東京，會見殿帥高太尉（即高俅），擬謀求一官半職，高太尉因其失職，即把他趕出殿帥府。楊志從此就無所事事，又因盤纏使盡，便在汴京城里出售寶刀，遇破落戶「沒毛大虫」牛二的諸多撩撥，楊志一時性起，揚刀直戮牛二的胸膛，一連兩刀，牛二血流如注，死于非命。由是，楊志被捉將官里，判罪刺配到北京大名府留守司處充軍。

至大名府，留守司梁中書原在東京識得楊志，見其英勇，有心要抬舉他，便教楊志到東郭門教場去演武藝，與副牌軍周謹較量（鎗頭用氈片包裹，蘸了石灰）四五十回合之後，周

護身上，斑斑點點約有三五十處，楊志僅只左肩下一點白；又門箭，周謹先射三箭，皆告落空；楊志射周謹時，第二箭，即射中周謹的左肩。後又與正牌軍索超激戰，斗了五十餘合，不分勝負。終於留在大名府做副牌軍。

後來，楊志替梁中書押十萬貫生辰綱，擬送予東京京師蔡京處，護送到濟州府黃泥岡時，遇晁蓋吳用等人，喝了蒙汗藥酒，終於失陷了生辰綱。醒後不敢回大名府，逕自向孟州走去，在十字坡巧遇張青、孫二娘夫婦及魯智深，攻打二龍山，將山寨大王鄧龍殺死，就此做了山寨之主。楊志入夥梁山的經過情形，跟魯智深等人，完全一樣，按下不表。

楊志爲人畢竟是急躁些，具有「血氣之勇」如殺死牛二一事即是，這種徒具英勇，逞一時性志，隨便殺人，在水滸傳中的所謂梁山好漢，却佔了絕大多數，我覺得動輒殺戮，到底是「有勇無謀」，不足爲師。另一方面，楊志的上梁山，委實非官府所逼，實際上是因楊志自身的失職，無臉回見梁中書，在走投無路之下，只得上山落草，而他之成爲梁山好漢之一，我以爲似乎是十分勉強的。

第十八條好漢·金鎗手徐寧

徐寧是東京的教頭。身高六尺五六，團團的一個白臉，三牙細黑的鬍鬚，腰圍膀闊，當真是一表好人才。徐寧是湯隆（梁山好漢之一）姑舅之兄，其祖曾用「鈎鏹鎗法」，大敗金兵，因而，徐寧的「金鎗法」與「鈎鏹鎗法」，可說是天下獨步。祖傳一件寶貝，是一副雁翎圈金甲，世上無雙，乃徐寧的鎮家之寶。這副金甲，披在身上，又輕又穩，刀劍箭矢急不能透，因此，有人另替他取外號爲「賽唐猊」。

事緣呼延灼（未落草時）曾擺布連環馬軍，大敗梁山好漢，宋江等愁眉不展，他抱寡歡，湯隆遂獻計謂賺徐寧上山，便可破呼延灼的連環馬，吳用即指派時遷下山，往東京徐宅，偷得雁翎圈金甲。徐寧被劫後發覺，就趕往梁山擬追回寶貝，在半途中，中計酒醉，被解上梁山，即地入了夥。

後在梁山教衆好漢並嘍囉「鈎鏹鎗及撓鈎法」，使宋江等人大破連環馬，而呼延灼的人馬，也被擊得潰不成軍，拖搶敗走，逃之夭夭。

由上觀之，徐寧之落草梁山，很明顯的，並非受官府的追逼，實質上，是梁山好漢為賺他上山所設的圈套，使其落網，而徐寧的寶物既被梁山人馬所偷，不思量奪回，或追捕盜賊（因徐寧本身是個教頭），反而認賊為主，這就有點莫名其妙了。

第十九條好漢：急先鋒索超

索超是北京大名府留宋司的正牌軍。身材七尺以上，面圓耳大，唇潤口方，腮邊蓄着一撮落腮鬚鬚，威風凜凜，相貌堂堂。索超為人性急，像撮鹽入火，爲了國家面上問題，勢必爭氣，當先廝殺，因此人都叫他做「急先鋒」。索超是周謹的師父，慣使大斧，曾與楊志在東郭門比武，激鬥數十回合，不分勝敗。

當宋江帶衆攻打大名府，擬解救盧俊義、石秀二名好漢時，索超曾出戰梁山好漢，結果兵敗，損折無數，過後，又被韓滔暗里用冷箭射中左肩，大敗而回。不久，索超又領兵出戰宋江兵馬，打勝了一陣，因情急，率軍直搗梁山陣營，欲擒拿宋江，中計，連人帶馬，摔入陷阱，被擒投降，落草梁山。

有關索超這個人物的詳細情形，書中交待的不够清楚，而他之上梁山，與董平等入，着實沒有什麼迥異，且表過不提。

第二十條好漢：神行太保戴宗

戴宗歷任江州兩院押牢節級院長。有一等驚人的道術，把兩個甲馬（一種畫有神佛像的紙）拴在兩隻腿上作起「神行法」，一日能行五百里，若把四個甲馬都拴上，則一日可行八百里，專門負責飛報緊急軍情，效果良好，人稱他爲「神行太保」。

由于宋江在江州潯陽江樓上喝酒醉時，即在樓壁上題了反詩反詞各一首，被蔡九知府逮住，命戴宗往東京蔡太師尋求其意見，半途誤入朱貴（梁山好漢之一）黑店，被擒上梁山，吳用定計，使戴宗假傳蔡京回信（其實戴宗並未往東京謁見蔡京），至江州，被認破其虛偽，捱不過拷打，只得招識是假書，但不肯招認與梁山有通情，端的很有義氣。蔡九知府恐有變卦，即下令于中元節之後，將戴宗與宋江一併解赴法場問斬，梁山好漢得知消息，遣派十

七位英雄下山，刼了法場，救得戴宗、宋江二人，送上梁山，戴宗遂落了草，成爲梁山好漢之一。

由戴宗的遭遇看來，表面上似乎是官府的錯誤，無端將差人問斬，但實際上却是吳用計策有紕漏，戴宗爲人雖有義氣，却是「土人」一個，受梁山好漢的「愚弄」，身爲官府中人，却與「草賊」通訊，其罪業已不可道恕，何況又假冒上司文件呢？戴宗之被擒問斬及入夥梁山，非眞受官府逼迫，乃自我所造成者也。

第二十一條好漢：赤髮鬼劉唐

劉唐，祖籍東潞卅人氏。自幼飄蕩江湖，多走途路，專好結織英雄好漢；紫黑濶臉，鬚邊一搭砂記，上面生了一片黑黃毛，人稱「赤髮鬼」。

劉唐乃最先知悉梁中書的十萬貫生辰綱，報予晁蓋等人知道，參與智取生辰綱八條好漢之一；取得生辰綱後，即被官府追緝，不得已，才被迫上梁山。

劉唐爲人性急、好酒，曾因酒醉臥在鄆城縣的靈官殿內，當雷橫巡視時，誤爲梁山好漢，被逮捕，後經晁蓋設計解救（晁蓋認劉唐爲甥），並以十兩銀子與雷橫，劉唐氣憤填胸，追打雷橫，結果又爲晁蓋解和。

水滸傳中對於劉唐的敘寫，着墨不多，我們着實不易有個全約的了解；其次，劉唐的被官方逼上梁山，實在是他刼了生辰綱，與晁蓋等人齊上梁山落草，設若劉唐非刼生辰綱的從犯之一，官府焉會追捕他，你以爲對嗎？

第二十二條好漢：黑旋風李逵

李逵，沂州沂水縣百丈村人氏。異名「黑旋風」，但村人多喚他李鐵牛。生得虎形魁梧，聲响如洪雷；酒性不好，人多懼他，也嗜賭如命，常輸得淨光。自幼兇頑，因打死人逃出家鄉，雖遇赦宥，仍流落江州，不會還鄉。能使兩把板斧，又會拳棍，尙勇好鬥。李逵在江州的牢城里當一個小牢子，戴宗即其頂頭上司。

李逵殺人如麻，草菅人命。當宋江、戴宗被蔡九知府押至法場要施刑時，但見李逵緊握

斧頭，手起斧落，早砍了兩個劊子手，連監斬官也一併死于斧下，當時殺得性起，一味亂砍胡斬，不問軍官百姓，殺得屍橫遍地，血流成渠，就算是無辜的廟祝，他也要一發殺了，蔡九知府的幕客黃文炳擒上梁山時，李逵要他慢死，先從腿肉割起，後即開膛破肚，取出心肝，其殺人的手段，端的慘無人道。由以下數事我們也可知李逵的嗜殺如命：

當宋江遇難時，李逵遇着「無爲軍」都頭趙能，不問緣由，手起斧落，就把趙能劈成兩截。

當朱仝被刺配時（詳情見朱仝一章），小衙內雖僅四歲而已，也被李逵害死。

當戴宗與李逵往尋公孫勝時，因公孫勝師父羅真人不允其行，李逵大怒，將羅真人及道童一併幹掉。

當梁山好漢下山取人或借糧時，若與敵手有所爭鬥，廝殺起來，而殺人最多的，可說是李逵了。

.....

李逵雖動輒大開殺戒，置人于死地，但却極其孝順。上梁山後不久，欲接母全住，逕自回鄉，至家，母盲，李逵即馱着母親，直向梁山奔去，到了沂峯，母口渴，欲飲，李逵往尋，得水，回見母被虎吃，震懼悲憤，力宰四虎，空手返山寨，述說經過時，不禁淚流滿面，號啕大哭起來。

他也具有江湖義氣。事緣梁山好漢攻陷高唐州時（因柴進被擒），雙方兵馬在激鬥，柴進被一好心押獄禁子放進枯井里，深約八九丈，李逵一馬當先，自願冒險下井，救出柴進（李逵曾投宿柴進府里）。

李逵生性魯蠻，較之魯智深猶有過而無不及，在水滸傳中，他與武松是殺人最多的好漢，而且有時未免濫殺無辜，使平白之人，橫遭禍端，此其缺點也。全時，他已被逼上梁山，實因救罪犯宋江、戴宗，身爲官府中人，知法犯法，無論什麼理由，都是無從替他辯護，何況他未被「追」上山之前，業已犯了殺人之罪，爲何不見官方追緝他呢？相反的，却允許戴宗收他爲小牢子，此其矛盾之處，我們理應深審。

第二十三條好漢·九紋龍史進

史進，家居華陽縣史家村，乃莊主史太公之子。面皮像銀盤，全身刺着青龍（即花紋，塗青色者，亦稱雕青），以示自身乃一英雄好漢。好使棒，因東京教頭王進被官迫私逃，借宿于史家村時，史進要求與王進較量武藝，僅以一棒即被王進打翻，隨即拜王進爲師，武藝銳增。

史進從小不務農業，只愛刺鎗使棒，其母百般勸說不得，一氣就死了；其父使很多錢財延師教他，又請高手工匠替他刺了一身花紋，肩膊胸膛，共刺了九條青龍，滿縣人順口就稱他爲「九紋龍」。不久，父歿，由于無人管束，故終日叫人跟他比試武藝；一有閒暇，半放三更便會起來練習鎗棒，白天却在莊後射弓騎馬，其生性之好動，由此可見一斑。

史進爲人相當慷慨，曾出十兩銀子予金老父女回鄉（可參閱魯智深部份），但却與娼妓有染（即東平府的妓女李睡蘭），被娼妓陷害，捉將官里，幸得梁山好漢搭救，旋即趕往李睡蘭家里，將她一門大小，碎屍萬段。

由于少華山的強人要向華陰縣「借糧」，遣第二首領陳達下山，遇着史進，技不如人，被生擒；少華山首領朱武獲悉，便向史進陪禮，自是史進便與山寨強人往來甚密。一日，史進派莊客王四上山送禮，山寨大王回覆並約史進在中秋節于史府里喝酒賞月，那知王四留在山上，貪喝，酒醉，回家時倒在半途上，被獵戶李吉奪得覆函，報予官府；中秋節來臨時，官府派兵攻擊史府（史進知事機敏露，在後園中把王四殺掉），史進即與衆首領衝殺出重圍，又把李吉砍了，逃命在外。後史進投奔少華山，落草爲強盜，再後與魯智深等人，三山打青州時，入夥梁山。

史進端的嫉惡如仇，凡設計陷害他的人，事後獲知，定當把他們幹掉，如李睡蘭與李吉等人是，但我却覺得，他多少也有「意氣」用事，如痛殺李睡蘭全家老幼與王四等即是，他們畢竟是罪不該死。是麼？

史進之被官府圍剿，是由于他跟「打家劫舍」（史進語）的強盜爲伍，他不僅不力擒強盜，反而與他們共全抵抗官兵，他的落草梁山，更是沒有堅強的理由，從而顯示出水滸傳中的好漢，並非「劫富濟貧」，協助窮困的老百姓，營着美好的生計。

批評狂乎？

近幾期的蕉風，可謂熱鬧得很，無論創作或是文藝評論都大有令人讚嘆的地方。有論及所謂「意識」者，爭論紛紜，各方言論，莫衷一是；又有論及「馬華作者的歸向」者，直箇令人有何去何從之感；現乃有「文字學」之論辯，更關乎批評者的態度問題，誰是誰非，都有爭論。這一切一切，猶如狂瀾遽起，風浪過處，讀者們也要驚一驚心動一動魄了。

還是話入正題吧！行舟水上，逆流也好，順流也好，風雲多不測，且讓我們做個臨時的氣象台報告員，透過麥克風，吁一口氣：

蕉風第二五二期，讀溫任平的「中國字的示意作用與中國詩」。

蕉風第二五五期，讀流川的「中國文字學初步」。

蕉風第二五七期，讀藍啓元的「文學批評的態度」。

蕉風第二六〇期，讀流川的「從一無知到事實真相之嚴正指責」及黃昏星的「談問題的焦點與謾罵文章」。

依藍啓元與黃昏星的意見，流川是持意「捫蝨」，撇開溫任平一文的主論不談，却鑽向文字學的「牛角尖」，沒有批評家應持有的客觀態度，少了「條件」。現在讓我們先談這點。流川的「中國文學初步」，是一篇「再批評」的文章，他所做的是「再批評」的工作。所謂「再批評」也就是對「文學的批評」的批評。再批評必須要有基準，這跟批評沒有差別。有了基準批評者行文時才能有他的規範；如果沒有基準便多是無的放矢，縱是滔滔萬言，也不過是東拉西扯一番而已，按照魏關先生在「文學批評面面觀」裡的分析，常見的基準，有以「建設性」、「破壞性」為準。有以介紹而是否評或說而是否諫為準。有以批評論表現

批評者之才學識爲準，綜研三種說法，我們可以如此說：憑批評者誠懇的程度。

上述的第一基準，魏闕先生引申說：「破壞是建設前的建設，沒有破壞必無建設。所以破壞就是建設，建設就是破壞」，兩者互通，實爲一義。奢分「建設性」、「破壞性」，不免流於空泛。不過這種說法提醒批評者注意一點：誠懇。這種誠懇裏含有厚道的意味；批評的態度自應破除情面不講交情，不必死捧瞎捧作亂够意思狀，或王婆罵街作人身攻擊。這種誠懇裏含有謙讓的意味；批評本身自有評價論斷的成分，但不必對活人作蓋棺論定似的宣判，或對相關的批評作一筆勾消的否定。這種誠懇裏含有負責的意味；批評的文字裏，每作評價必有所據，不托空言大話，每用深奧典故必作註脚，不掉弄書袋。厚道謙抑與負責，是我們對誠懇的解釋。誠懇的批評，必是純正的批評，純正的批評必是好的批評。好的批評裏自有高格的低格的之別。我們判定批評的態度足夠誠懇，方足以論格調之高低。這是關照批評文學的內容而說的。」

運筆至此，主要是讓大家对「批評者」有清晰的印象。這是便利於我們作下面的討論的。流川的兩篇文章，一先一後，由影射至明說，兩者都「嚴正」字眼滿篇，而且尖酸的謾罵語氣，刻薄的用語，可謂够「辣」矣！一些學貫中西，無論學問修養都極高深的學者，他們寫出來的批評文字，讀了會令人拍案叫絕，精彩處教人回味再三，也不會見有自喻其嚴正者現在有人現身說法自謂「嚴正」，流川可算第一了！寫出來的批評文字，如果態度誠懇的，又能顯見批評者的學識，言不虛談說無虛構，有了基準，自然能見篇章的「嚴正」，又何用掛在唇邊？流川的偏差處是在於他捨却「中國字的示意作用與中國詩」的主論，而「旁敲」去了；這就是捫蝨。「再批評者」針對某文學批評而落筆，却對相關的批評作一筆勾消的否定，捨大取小，這就是失却職責，流川隔靴搔癢矣！更不幸的，這「捨大取小」中的「小」，取得並不妥當呢！溫任平在「中國字的示意作用與中國詩」裏把六書的次第排成：（一）象形，（二）指示，（三）會意，（四）形聲，（五）假借，（六）轉注。流川指責這是錯誤的排法，說正確的排法應是：（一）象形，（二）指示，（三）會意，（四）假借，（五）形聲（六）轉注。鑑於此，流川便大事撻伐溫任平，譏他人在文字學上的知識。筆者也略涉中國文字學的論著，據筆者所知，六書名稱次第，衆文字學家都各說其是，相異的地方尤以次第爲最。爲便於讀者諸君參考，特於下面引錄一表：

人名	書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班固	漢書藝文志	象形	象事	象意	象聲	轉註	假借
鄭象	周體解詁	象形	會意	轉注	處事	假借	諧聲
許慎	說文解字敘	指事	象形	形聲	會意	轉註	假借
顧野王	玉篇	象形	指事	形聲	轉注	會意	假借
陳彭年	廣韻	象形	會意	諧聲	指事	假借	轉注
鄭樵	通志六書略	象形	指事	會意	諧聲	轉註	假借
張有	復古編	象形	指事	會會	諧聲	假借	轉注
趙僞謙	六書本義	象形	指事	會意	諧聲	假借	轉注
吳元滿	六書正義	象形	指事	會意	諧聲	假借	轉注
戴侗	六書故	指事	象形	會意	轉注	諧聲	假借
楊桓	六書溯源	象形	會意	指事	轉注	諧聲	假借
王應電	同文備考	象形	會意	指事	諧聲	轉註	假借

六書的次第，易其先後的文字學者不下數十家。按照流川所說的，單就上列表格引作比較，十二家裏十個不同的六書次第，豈非全是錯誤的排法？他們的學問難道是無的放矢？流川自己可以贊同李孝定先生的六書次第，別人也一樣可以贊同別的文字學家的六書次第。（按溫任平的六書次第之先後排列，跟張有、趙僞謙及吳元滿三位先生相同。）

此外，流川在「從——」一文裏祥加表列，用語獨斷，註明溫任平十二個錯處，着實令人感嘆不已。「一個批評家決非法官。一個法官所作的判決是有約束力的，而一個批評家所的判斷沒有任何約束力。」筆者不得不引用姚一葦先生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束：「批評家是藝術家的朋友，不是藝術家的敵人；批評只是善意的諍言不是惡意的攻擊。因此態度上必要謙遜。亦即當你指出別人的錯誤時，必要考慮用字遣詞是否得體，不必逞一時之意。要知道錯誤並非罪惡，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尤有進者，批評並非以指斥人家的錯誤為職責，這最多只是它的一面；它有更重要一面，那就是指出別人的長處，針對別人的優點，加以剖析闡明他表現了甚麼和如何表現。……因批評的一字一句均係其自身人格的顯露，不謹顯露了他的知識、學養，尤顯露了他的氣質、襟懷和品性。要知道他用詞粗鄙正是表示他人品的粗鄙；文詞的尖酸刻毒正是他氣度狹小，他的用筆傲慢正見其狂妄自大。結果是把他自己暴露無遺。是故對一個批評家言，其品格的謙遜、真誠，還可以見諒於人，唯有品格驕橫自大最使人厭惡。」（見姚一葦先生著「戲劇論集」，頁二四二）。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稿

溫瑞安

大悲十九首

●天

大天涯，汝知否

我們不能煙水飛散的活下去

喜或不喜，都該有交代

大天涯，汝知否

我們就是煙水飛散的幽魂

大天涯，從江水東到江水西

●地

車行時才知道原來風

是爲阻止它行而吹的

如果明白這道理就會

明白自然的真正用意

●玄

一柄紅纓槍劈面刺來

隨後的是响箭

我傷了手臂再傷了腿

那時才寫到大悲第三首

脫下眼鏡，看這世界

近的清，遠的模糊

如果就此，走進戲院

坐得近時，人頭幌動

坐得遠的，身影飄浮

索性閉上眼睛，聽那聲音

聞那香味，感那氣質

向陽，我們吻時，也是一樣

●黃

● 宇

是黃泉一路嘶喊過去的烽火和馬鳴

英雄豪傑死盡散盡俱不復來

你站在崖前看你染血的手

縱身一躍也不過是茫茫滄海

此生未卜大可賣醉伴狂

狂歌當哭原是壯士生涯

你封刀後也不問故人何在

三秋一過武林就可把你迅速忘懷

● 宙

雖九死猶未悔的花開花落

常在院前謝謝開開

風和雨勒止了馬收起了劍

一掃把，把花和葉都趕向天涯

● 洪

要知道凡美之事物必有其永恆價值

你雖自形醜陋要否認也在所不難

不再神采飛揚是塵心已倦

要喜要樂你閣下却大可自然

既要我寫詩就不該讓我題目自擬

自擬的題目不淚落也要九江寒

落花啊落花可知流水並非絕對無情

初遇初綻初逢都沒有劫後的沉重

● 荒

白衣，亦如斯楚楚

在吻時竟偷偷窺視

在鏡中的嬌容

白衣，亦如斯楚楚

在舞時悠悠幾個旋身

讓跟不上的我憂憂愁愁

● 日

日月無光本因天昏地暗

日上三竿本因你不起床

日就月將你却前途茫茫

日薄西山轉眼已過三載

日日如此胡大牙你只因鄉愁絕望

日暮途遠胡大牙你只好一劍輕生

● 月

山非山水非水江湖非江湖

樹雖多枝枝雖多極你無以營巢

你走過千重路萬重路張望復張望

再走下去只怕大半生已暮色蒼茫

在崖頂你和出岫的雲坐下

看，那輪如斯清絕如斯孤絕的秋天月亮

● 盈

所以舟不是船我們逕自在江上靜泊

從這兒望過去萬家的燈火無不落拓

千年萬載的潮淚光紛飛的浪湧來湧來

昔年岸上急馳而過的是五陵年少

君啊君，兩岸的燭都點起各自的燈籠

悠悠遊遊長袍古袖而時正中秋

● 庚

在暮未暮日落未落的時候
你看你看，這像不像個壯麗的朝代

在天涯，哀傷的漢子說

在天涯，哀傷的離和哀傷的別
在天涯，與夢夢女子道別後的痛心疾首

在天涯，行處處處處回顧皆蒼蒼

在天涯，焚香歃血的英雄淚不成行

在天涯，劍是劍，不是令人乍疑的霜

在天涯，他是白衣寂寂寂寞的歸來

在天涯，那女子如黃昏般已作商人婦

在天涯，那哀傷的漢子如是說

● 辰

設若我一年四季只說晦澀一語

設若我有天忽然寫了灑晦二字

衆人不管意義如何，嗨，大家先來說錯

且慢，我說，大悲至此

必有人說此子無詩有詩必方旗

大錯矣，我說，我生來寫詩便如此

衆人不管意義如何，嗨，大家先來說痴

痴痴錯錯，這世界上，有的是人說

● 宿

要不，我們去河岸好不好

沿岸一株株楊柳，一遍遍平沙

風樣蕩起的鞦韆，鈴樣搖响的秋千

● 列

千秋萬載，不願再醒來
揚起濶袖衣希望它能大鵬展翅
摘根樹枝讓我嘗試以一葦渡江
兩岸童子，趕來嬉笑
嚷什麼嚷，我又不是鐵騎風雲的大軍將

燕子雙飛，齊齊向古典追去

神話躲進了藍天，問

要是追不着怎麼是好

初起的月亮在紅燈籠裏發亮

要是箭也射它不着，如何是好

問着問着，驀地一張

詩的大網，劈頭劈腦，網住今宵

● 張

分是兩面，離是天涯

我是離鄉臥病的張小弟

臨行前的這病無人可名之

愛走以前走過的小路，坐以前的堤

見友人們凋零的臉容，戀人淒切的音容

呆在窗前，數着將臨的時日

啊啊長風不來，我張小弟

開了一粒榴槿，又吃了一粒榴槿

● 寒

黃昏時曾有一陣細雨迷人過

●
來

愛多於恨，來時一段淒淒冷冷的路

此時群蟬靜了，群山清了

總有一種千呼萬喚的沉默

在這無遮無蔽的戶，偶然經過的風

不帶聲音只帶去年落的花葉

蕭蕭索索地擁抱過來

萬里無雲

長空吊起一輪月

往此開的那女子常令我窈窕自驚

歷不明，而去處却使人人心傾

時拈花，匆匆嫣然，真是

者可追麼？真的是

日方長嗎？只怕一逝則不知

歲能否再見

●
暑

世能否再見

還欠那麼最後一筆呵

我把整個江南都畫給妳

不想我，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這一筆

下一筆呢？應在來生開始時

下一筆應落在我文衣袈裟

在蘆葦迅速前進的木蘭舟上

就差這麼一筆呵

我就已把整個江南

畫了給妳

· 稿於七四年七月六日 ·

方
娥
眞

燃 香

風在水上

水流是你，負載行船

行船是你，負載你我的日夜

兩岸風景翻逝向前塵

塵裡幾點杜鵑聲

泣血的

撞過

天

空

彼岸的小樓彷彿前世的家啊
那般熟悉，熟悉如望不見的
來生

燈熄以後

枕香棲落你風塵的倦意

儂是一室暖暖的春雪

花燭一般亮開了初夜

愛情昇華的待你

品茗燃雪的溫香

文愷

詩兩首

黃昏

黃昏是一株
視覺漸趨模糊
而稟實已經開始糜爛的
樹

黃昏是一個
沒有台詞的演員
不能笑 就連哭聲
也被冷漠的風
帶走

黃昏是一點
小小的 沒有體重的微塵

飄過 一條長長長長的
崎嶇的路

凌晨

夢是一個輪齒
在心上輾過
點點淒清
花是一種哭聲
揮別
遠行的露

(七三年十二月)

人間詩譜

鄭百年

根據西遊記的說法，在我們人間世之上的雲堆裏，還有另外一層世界。他們的首領叫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他是「高天上聖大慈仁」的；在他之下有十大菩提祖師、十二天尊以及王母娘娘、南海觀音等等，這是「天庭」，超人的世界。山海經海內北經說，中國東方海上有一座蓬萊山，郭璞注說：「上有仙人，宮室皆以金玉爲之，鳥獸盡白，望之如雲在勃海中也。」顯然的，這是個「仙境」，仙人的世界。秦始皇、漢武帝先後派人到那裏去求長生不老之藥，希望把自己化爲神仙。淮南子地形篇說，中國西南陸有崑崙山，山上有九層高的樓城，城西有珠樹、玉樹、瑱樹、不死樹，城東有沙棠、琅玕，城南有絳樹；神異經尙且說，崑崙山是天地之心，居住着衆神，掌理我們人間諸事；這是個「神地」，神人的世界。人間世諸善男信女日日供養玉皇天尊，祈求超人世界賜予金玉滿堂的福祿壽；人間世也有許多地尊位高的人，他們享盡榮華富貴之餘，尙且千方百計地向仙人世界乞求不死藥，希望化凡人爲仙人；人間世更有許多人信仰衆神，向衆神禱告，向衆神禮拜，向衆神齋戒，希望來生來世輪轉爲天神，或者降胎於神界。超人世界在雲堆裏，高不可攀；仙人世界在東海外

，遠不可屆；神人世界在崑崙山顛，冰天雪地，峭壁險阻，可望不可蒞。這些，都是雲霧世界，夢幻世界。

假如人間世是一席地圖的話，我們就攤開這卷地圖，打橫地展現在我們眼前吧——

泰山，是衆山之神，羣峰之仙；據漢官儀及泰山記的記載，這座山盤道屈曲而上者共計五十餘盤，從小天門到大天門，再從大天門仰視頭頂上的天門，但見一線白光自穴中射下，閃爍發亮，光線中夾雜着幾分冷翠，這是「天窗」，也叫「天眼」。早在春秋的時候，泰山就以「靈異」而聞名，山並不高，但是氣勢雄偉，波瀾壯闊，峭壁利得可以割昏曉，羣峰環得可以入歸鳥，無螫蟲猛獸，沒枯藤朽木，爲齊、魯兩國添光彩，爲華夏文化立重心。衡山，中國之南嶽，傳說山有三峯，紫蓋峰顛有雙白鶴，日夜徊翔其間；石廂峯下有石室，室中屢有諷誦聲；芙蓉峯腰有白練，泉水飛流千里。衡山是南山之首，羣峰之英，它是一面翠綠色之屏風，佈陣在湖南衡陽之北，富有詩情畫意的湘江從它旁邊委婉而過，流入洞庭湖，灌溉了春秋戰國的楚國文化，點亮了中國南方唯美派的文學。嵩山，又名太室，五嶽之中嶽，高峻可摩天，膨大可覆地，山海經說山上有木，葉狀如梨，赤色，服者不垢；有草，其狀如禾，色白，服者不昧。漢書武帝紀說武帝南巡時，嵩山舉手三呼萬歲，山上樹木轉變爲紅色。滎陽在東，洛陽在西，然後就是黃沙閃爍、綺麗多情的黃河；東方文明由它而發軔——由畜牧而農業，由部落而國家，中國從周朝開始，就和它結下不可分離的緣份，它多情地氾濫，它閃爍地發光，它沈毅地改道前進。華山，西邊的屏障，中峯如蓮花托月，東峯如仙人搖掌，南峯如落日歸雁，此外，又有雲臺、公主、毛女諸峯，拱托中峯如北辰，羅列中峯似兒孫，高千仞，廣萬里。華山之左有函谷關，右有武關，中有藍關，秦國「斯巴達式」的文化從這裏伸展、開拓，車同軌、書同文，以陽剛的精神在歷史上立下一塊鐵碑，以驚人的力量在政治舞台上槌了一鑼巨響——立國十餘年，政績賽過數百年之明代；傳位三兩世，武功蓋過十多代的宋朝。此外，還有鍾山，山中的碧玉，鑪炭燒之三日三夜，不能變其色澤；終南山，隱者的天堂；玉屋山，愚公移山的聖地；峨眉山，李太白的夢鄉。處處錦繡河山，如龍在蟠，如虎在踞，如鵬在飛，如鳳在舞；這是人間世的花朵，永遠盛開怒放的大花朵。

黃河，一條使華夏民族又愛又恨、且歌且哭的大蛟龍，發源自西陲的崑崙山，從包頭而

過，直轉向南，到了壺口，有所謂驚險萬端的「龍門三跳」，傳說大禹曾用過他的神斧，闢伊闕爲東西半，使河水直奔南下；今天，還有所謂龍門山和禹門口。轉過了風陵渡，有砥柱山，那裏，有流不掉的中流砥柱；下來是洛陽，是開封，那裏，留下整山整海的故國西風；然後，是運河，一條夫差和西施的相思河；然後，是黃海，泡滿了黃種民族的史詩，充滿了愛和恨、血和淚。長江，又稱揚子，是黃河的姐妹，來自崑崙山，通過天崖，淘過金沙，從大涼山直竄而上，從峨嵋山婆婆而過，闖進三峽，奔入李白的樂園，爲李白留下兩岸啼不盡的猿聲，爲李白留下秋天半輪的峨眉月，留下了巴東三峽的峨眉相思；然後，帶着滿腔的多情種子，在洞庭湖傾下了漲得滿滿的綠水，黃帝在洞庭之野舞過咸池，范仲淹在岳陽樓上寫了樓記，張說常常和友人來此賦詩；離開了洞庭湖，在武昌扔下了鸚鵡洲和黃鶴樓，費文禕登仙後駕黃鶴在此棲憩，王子安游覽四方時也駕鶴在此小眠，崔顥來此寫過唐人七律的第一詩：「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然後是曹操、周瑜、蘇東坡的赤壁，然後是鄱陽湖、蕪湖、太湖和東海；充滿了詩篇、戰火和情意。淮水，一條最富羅曼諦克的河流，有整打的情詩，有上百的戀歌，香消了六朝的金粉，清滅了三楚的精神，繁華不絕。粵水，滙合了贛南幾條江河，攤開了香港和澳門，布陣東沙、中沙、西沙及南沙，亞熱帶漁家女歌唱「月兒彎彎照九州」的大江。還有，漢水，渭水，涇水，湘水，韓江……是藤蘿在躡走，是竹影在搖動，是人間世的萬年長青。

竹，是情的眼珠，是詩的靈魂。述異記說舜南巡湘水，一去不返，葬於蒼梧之野，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與慟哭，淚下沾竹，竹上文爲之斑斑然；多情的李白，爲娥皇女英的眼珠揮下到今天還濕淋淋的詩篇：「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帝子泣兮綠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菊，是彩珠，是君子，三閭大夫在秋天的離騷夜晚裏曾經餐食它的落英；陶淵明結廬人境時，曾經在東籬下南山邊，點化了秋菊而悠然忘言；庚南山臨窗對着槐影時，菊花香味如春酒。桃花，春天的花神，夏天的艷陽，陶潛曾經踩着桃源記的兩岸桃花，向深山探尋「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太古世紀；湯顯祖在牡丹亭第十齣驚夢裏，曾經點化了桃花爲花神，把如花似玉的杜麗娘起死回生，和才

華橫溢的書生柳夢梅「肉兒般團成片也，日下胭脂雨上鮮」，譜成千古名戲。松樹，柏樹，是人間世的寶玉，是人間世的鑽石，「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它們在愈寒冷愈惡劣的氣候下愈長得茁壯，它們在愈險阻愈崎嶇的地勢上愈長得挺拔；抱朴子說過，松柏千歲時，枝梢不長，遠望如偃蓋，或似青牛，或似青羊，人服之清壽；松柏三千歲時，皮中有聚芝，形如龍，謂之飛節芝；詩人騷客爲它們揮筆，忠貞烈士爲它們淌血。梅花，是清貞的貴人；蘭花桂花，是君子；柳，是春天的風；這些，是人間世動人詩篇裏的韻腳，是詩篇裏的紫紅花——點活了詩，點神了詩。

麒麟是四靈之第一，它能爲人間世帶來萬世的昇平；鳳凰是四靈之第二，它爲人間世帶來千世之仁德；龜，是四靈之第三，王者之獸；龍，是四靈之第四，携雲帶霧，上天下海，華夏之神；四靈，是歷史上的錦緞，是人間世的樂府詩。虎有君子之德，牠的呼嘯聲似秋風般地橫拂人間世的衆山衆林；在春秋的時候，牠曾經乳養過鬪穀於菟——鬪伯比的私生子，長而爲楚賁；漢代的時候，牠曾經胎變爲草叢着的一塊大白石，讓李廣展示他的射技，命中牠的眼珠；唐朝的時候，牠爲了柳宗元而留在黔州，把一隻「好事者船載以入」的笨驢吞噬掉，馬有威武之德，牠的鐵蹄聲如鑼鼓般直鎚着四荒八州；在春秋的時候，牠是千里馬，被秦穆公的名臣伯樂所認得而名傳千里；在西漢的時候，漢武帝傾城傾國遠到大宛、烏孫，探取牠的名種汗血馬。牛有負重之德，羊有吉祥之德，犬有忠誠之德，獅有美善之德，雞有司晨之德……是詩篇裏的佳句，是詩篇裏的美語。

五嶽名山，是詩篇裏的大紅花，頂天立地，巍峨壯大；長江四水，是詩篇裏的萬年長春藤，左踏右踞，蜿蜒川流，植物，是詩篇裏的紫紅花，爲詩篇協韻腳；動物，是詩篇的長青葉，爲詩篇傳佳句。這是人間世的地圖，有山，有水；有動物，有植物；有昆蟲，有春秋冬夏，有日月星辰——一匹萬紫千紅的錦緞。

人間詩譜裏，有唱不完的詩，有譜不盡的詩——

太古的時候，有一高士許由，堯讓天下焉；許由不受，隱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召爲九州之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小牛欲飲水，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故洗吾耳。」巢父很生氣地責備他，說：

「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污吾小牛之口！」牽小牛到上流去喝水！這是一首清絕的詩，如高山之流水，如懸崖之青松。

春秋時，齊桓公以首霸領中原諸侯，進兵楚國；楚王派屈完出來應對。屈完不亢不卑說：「你們居北海，我們處南海，風馬牛不相及，何故涉吾土？」管仲威風八面地責問：「爾貢包茅不及，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返，寡人是問！」屈完毫不屈服，說：「貢之不入，寡君之罪；昭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管仲無奈，駐兵於陘。爲了表示齊師之強，管仲把中原諸師排列起來，請屈完「乘而觀之」，然後軟硬兼施地說：「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屈完對曰：「你們若以德安撫諸侯，誰敢不服？你們若是用兵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你們兵隊雖多，也沒甚麼用！」齊師懼而退。這是一首忠貞的詩，屈完爲人間世留下一首千古不朽的忠貞的詩。

方戰國紛紜之時，荆軻以一介武生，受燕太子丹之託，提白刃，負燕圖，單身直入不測之強秦；別燕太子丹於易水之上，高漸離擊筑，荆軻舞劍和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士皆垂淚涕泣；這是一首壯烈的詩。

當魏晉大亂之季，荀巨伯遠視友人疾，其時，正好胡賊攻城入縣。友人說：「我今死矣，子速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巨伯所行耶？」賊至，欲殺其友，巨伯請以身代。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退，一郡獲全；這是一首義感天地之詩。

蘇東坡自廣東儋縣北歸，卜居陽羨，傾囊購得一宅。入居前夕，散步郊野，聞老嫗哭聲，問何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徙，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所以哀泣也！」問其故居所在，則東坡所得者也。因曰：「嫗不必悲，當以是居還汝！」即取屋券對嫗焚之，不索其直；這是一首仁慈的詩。

伯夷叔齊爲了反抗武王「以暴易暴」餓死首陽山而不食周粟；張良爲了消滅暴力治天下的秦始皇，怒稚秦皇於博浪沙；還有張巡，還有史可法、岳飛、文天祥、顧炎武……盡是人間詩譜裏壯烈、激昂的火花。周公定制，孔子垂統，孟子申義，韓愈原道，朱熹明理，王陽明辨道……皆爲人間詩譜裏明亮、智慧的火花。魏文侯冒雨赴獵，吳季札掛劍墓樹，車武子

藜螢照書，陶侃運磚惜陰……都是人間詩譜裏閃爍動人的火花。

超人世界高不可攀，仙人世界遠不可屆，神人世界是夢幻，是太虛。人間世是詩的世界，有大紅大綠的詩，有紫紅色的詩，有火光閃閃的詩，有青青點點的詩；有的化爲詩譜的韻脚，有的化爲詩譜的旋律，有的是佳字，有的是典故，有的是辭藻；無不在發光，也無不在閃亮！看人間世，山在發光，水在映日，花在怒放，動物在奔騰；而人，人在起落，人在浮沉！在起與落之間，在浮與沉之間，有的是壯烈的詩，有的是清高的詩，有的是忠貞的詩：人間世有春風、秋雨、冬雪、夏日，在這春風、秋雨、冬雪、夏日裏，你留的是甚麼詩？

一九七五年元月十二日

閒思錄

傷別

古往今來，多少人爲傷別而發乎詞章，我豈能寫出更好的來？然而，我若只引述別人的詞句，它們能完全表達出我的心意麼？

我少小離家，半生飄泊。我的兒女們也是十多歲便飄洋越海，負笈萬里之外。我對於離別，一直都是淡然。惜別餞行，機場握別，都只是應應景，從來沒有難受過。加上這些離別，不是升學，便是遠遊，用不着感傷的。如果傷別，便只有生離死別的別了。

想不到我這次的告老引退的別，竟是令人神傷！

培風中學老師及同學的道別，是莊嚴隆重、甚至肅穆的。集體的操演和檢閱，完全和軍隊的道別儀式一樣。但是到最後握別時，大家都忍不住要哭出來。有些同學來我家道別，他們流淚，我可以忍下來，勸他們不必難過。可是，在那個公開的送別儀式中，我卻滿眼是淚，套一句古話：老淚縱橫了。

離開馬六甲之前，又有一些培中師生和朋友來送行。照相的時候，大家還開開玩笑。到我和大家握手時，我們幾乎不敢正視，因爲我們的眼睛都濕了。

那晚在飛機場，又有許多朋友們來送行，大家的心都是沉重的。我分別和他們叙別，都

只是閒談，沒有叮囑，沒有關照。可是，那一種滋味卻更不好受。因此，那一點多鐘好像一天，好像一年！當登機的報告傳出來的時候，我竟有如釋重負之感。和每一人握手是最難受的時候，我口想說謝謝你來道行，說出來只是幾個模糊不清的單音，四目相對時，眼淚竟像要噴出來。於是，我趕緊鬆開手，轉向另一個人。到我真正忍捺不住我的眼淚時，我便轉身進入候機室。在裡面向門外的親友們搖搖手，順便就拭去了眼淚！

別離竟是這麼難受，別離又是這麼難免。傷別便是傷心，傷心除了流淚，更無其他。

老與退休

記得十多年前，我曾在本刊寫過「老夫耄矣」。那時正開始「而髮蒼蒼，而視茫茫，而齒牙動搖」；便自以為老了。殊不知白髮可以染黑，視茫可以配眼鏡，齒搖可以做假牙。於是，這樣一拖，又拖了十多年。染髮葯每年可以換新牌子，眼鏡可以換鏡片，假牙也可以重配，只是我的精神逐漸衰減，身心漸感疲乏而難恢復的時候，才是真正的老之已至。因此，當我在七四年初提出要告老的時候，有人認為我是講着玩玩的；有人以為我是故作姿態；甚至還有人以為是以退為進的。

我的家人看到我做工這麼辛苦，沒有一個不勸我早點退休；我自己也感到做工只有煩惱而沒有甚麼樂趣了。突然便起了個念頭：爲什麼不早點告老？不做工，沒有責任在身，無官一身輕，自然就逍遙自在。不過，無官一身輕的先決條件是：有子萬事足。也就是說要有兒女來解決生活問題。我在華文獨立中學服務，沒有恩俸，沒有退休養老金；連僱員公積金我都遲了幾年才參加，更是非靠兒女來負責不可。

談到生活問題，倒非常簡單，因爲若干年來，我一直在節食減肥，每天兩頓點心一頓正餐，所費不多。

在決定告老的時候，要考慮的不是物質生活，而是精神生活，也就是時間如何打發？於是我便計劃找一些中國的古舊的東西，有趣味而又少人去弄的，例爲陰陽五行，既明載於易經，又流行於江湖的風水，慢慢來看一看。我有一位中醫朋友告訴我：中醫看病開方，也是

依據陰陽五行的，這樣連內經也有研究的連帶性了。

我的告老退休成了定局之後，有朋友警告我：有人退休不久，由於終日無所事事，連人都顯得老了，精神也差了。我想：我必須先在心理方面取得適應，事先把退休後將遭遇的可能事態，仔細推敲，通盤設想，在心理方面早有戒備。

一個人的心情，都會直接反應在詩文上。有一段時候，我寫的舊詩都離不開老字，一片低調。到了我決定了告老之後，因為真正老了，自己承認，別人也承認，老字在心頭已不重要，而是老之後要如何安排。從此，我的舊詩所採用的字眼，不是衰退的「如此而已」，而是躊躇滿志的凱歌似的。

這是很有趣的一種心情的更易。所謂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原是心理學家訓練猴子的笑話。然而，事實上，在一個人的心情方面，也從思想的出發點而可以使整個的看法作一個一百八十度轉變，進而調轉了自己的心境。例如我決定退休時的詩是：

衡嶽龍來此一支 蕉風緩拂蔭思遲

東劍封書因老至 含飴喜有弄孫時

到了我的心情安定，對於退休一事作好準備之後，我不自嘆老，也不寄情於第三代，而是要對於過去的一切作一個總結，同時也要有一個交待，在退休之後，也仍得有一個立場，因為這是生活的轉變而不是生命的結束。不過我忽然要離開工作崗位，而且我的工作地址，便是我的家園，我沒有老家，我沒有故園，連湖南省籍的人都沒有組織一個同鄉會，到了我沒有工作時便變成沒有根了。我幾乎像是從天而降在大馬似的，上一輩沒有人，平一輩不在，無賴無戚，無依無靠，除了我們夫妻兩人，近兩年連下一代也分散在天涯海角。我相信很少人像我們這樣的，因此也很少人能夠領會我們的內心的感觸；因為任何人家中沒有長輩，也有宗族親戚，至少也會有些鄉親；不然總會有幾個兒孫在身邊的。於是，我再寫詩就不免表現出這一點蒼涼。然而我不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胸藏萬物，身懷宇宙，因此快退休時的一首詩便是：

五湖四海無憑託

伴我逍遙有白雲

傲骨嶙嶙猶未損

還留赤胆保忠魂

這才真正是我的告別詞，我給朋友們寫臨別贈言，多用這幾句。有不以為然的，曾經寫了一封長信來和我暢談傲骨忠魂。我要退休了，甚麼是退休呢？退休就是一切都不用計較，一切都不在乎。詩既已寫出，再談它便提不起動來。

惜別錢行的酬酢，倒使我忘記了離情別緒，只有在培中師生的團體送別儀式中，才真正領到黯然傷別及和淚敘離情的味道。在那校園裡，我朝夕留守了十年；和培中師生，我們晨昏相聚了十年；此處一別，便中斷了校長與學校的關係，也中斷了同事和師生關係。當我再來時，我只是一位友人而已。而且，何日君再來呢？

在我臨別前夕，酒酣耳熱之餘，我再有詩：

十年剩得今宵別 斗酒難消此夜情

千古風流人物在 颯入墨客競杯鳴

最後三個字是桂冠詩人李冰人博士替我致的，原來三個甚麼字，我已忘了。他是「專家」，那天來我家送行，看了我的詩，只說後面三個字不够力，當即換上這三字。我對於詩，都是乘興之作不求甚解。有時覺得詩確實能够抒我情懷，訴我心胸，比寫文章更妥貼，所以不時有「詩」。

七四年十二月初，我離開了馬六甲，也離開了大馬。於是正式開始了我的退休生活。第一站是倫敦，乃我舊遊之地。廿年前我在倫敦大學讀書的時候，我的獨子在峇株出世。這次到英國，他已是愛城大學二年級的學生，在倫敦住了相當久，足可為我的嚮導。買票擠車，都由他作先鋒；上車下車，也都由他指示；一時之間，倫敦對我似乎非常陌生了。有時我會扶我一把，以免跌倒。於是我又突然想起：哦，我老了！（因為）兒子大了！

當我們夫婦要離開倫敦到加拿大來的時候，他送我們到機場。他不斷的提醒我們在海關和移民廳要如何，行李要怎樣過磅。接下來，要我們如何注意，如何小心。然後，才讓我們進入候機室。我回頭看見他的背影，我想起了朱自清的「背影」，只是我見到的背影是我的兒子的。依戀和關懷，一樣都是父子之情。

在加拿大有兩個女兒，她們簡直把我寵壞了。替我買這樣買那樣，只怕我沒有東西用；為我煮這樣烤那樣，總怕我不喜歡吃。怎知我對於衣飾服物，早已興味索然；對於吃喝，也

是適可而止。在她們的心目中，可能是爸爸變老了。接下來是又怕我因為閒散而感到寂寞，又擔心我因為生活單調而煩悶。出外怕我冷，踏雪怕我跌。於是，我比在英國時又老了一點。到了我的二女兒生了一個女兒，我做了外公，不老也老了。

老有許多好處，例如額外的呵護，過份的關懷，多餘的叮嚀，不太需要的限制……，都接踵而來，繼續不斷。至於退休呢，那更妙了：不用看錶，不要看日曆，不擔心會有任何做不完的事，不必管甚麼事情做好了多少，不怕遲起，不愁遲睡，也不怕每天的幾十版報紙看不完。

我現在不只是「天地一沙鷗」，而有點像太空人在太空中飄浮，任何引力都沒有了。

一 一 幅

（油畫。重手法。老套。）

這是一幅油彩，鑲上古老的銅框。也不知有多老了，框子黯淡得像落泊人的眼，叫你的
心直往下沉。框中的畫却是令人驚奇的瑰麗，使你一下子反而不知該說些什麼好。於是你只
好想像畫家奢侈得將一筒筒的顏料擠得扁扁扁扁，一節節像被吸光了血發着糊糟的嬰孩的屍
，橫七豎八的曲着身子臥在畫家脚下……。而後你才能心滿意足的對自己說：好看的東西
骨子裡也不見得漂亮。你這才罷休。

●畫之一 塞納河畔

那男人攬着女人立在長堤上。堤是由粗面的大理石砌成，一列一列直拖得老遠，無終無
盡一般似的。紅絨裙裹着女人纖小的軀體，契在男人的臂彎，就像女人根本就是男人的一部
份。紅絨裙觸着深褐的大衣，亮得人睜不開眼來。從這堤上望過去，就見遠遠的海上浮着一
艘長長的不知是貨船還是油槽船。它靜靜地在那兒冒着煙，灰白色的煙一團接一團的往上推
，迅速地將一部份的天污化起來了，只見一朵黑壓壓的雲積在船頂，船彷彿受不了它的重壓

，一下子沉下了許多。男人還是攬着女人。一陣清風徐徐到來，揚起了女人由頸直拖到臀部的白線針織物。頸巾本身就帶着一份飄逸，並襯托出女人的輕盈。一片枯葉自樹樞間飄落，見了這幅情景，竟呆住了。「噢」的一聲，心中暗附：天下間竟有比我飄落時更美妙的姿式？遂賭氣的留在半空中，狠狠地瞪着女人的頸巾，就是不肯下落。

也不知男人與女人在堤上立了多久，時間頑皮地擦過他倆的鬢間，並還繞了一圈，才溜的無影無踪。幾許日升日沉也奈他倆莫何。多少代的海鷗掠過他們的頭頂，才飛遠去，並帶走了指縫間的季节。事情就是這麼斷斷續續毫無關聯地重複着。一直到這個日子，發霉的海竟一浮一浮地托來一具屍體。爛成這種樣子，也分不出到底是男是女。腐屍張大了口，牽動了盡是一個一個紅紅黑黑的小洞的臉，望向他們，說：求求你們，將我撈上來吧。可是女人眼中只有男人，男人亦如此。腐屍再求，還是沒有回答。於是腐屍被魚群叮個稀爛，只賸餘下一附骨骸。骨骸痛苦地隨着海水的波動而叫，並由骷髏洞中流出血淚來。

男人與女人還是立于堤上，並逐漸硬化為二座相連的花崗石。

（水墨。潑墨手法。不落俗套。）

這是一幅水墨畫，只有二色最極端的黑與白。可是這畫却没有尖銳明顯如同刀子劃過你的臉一般的分界，一切皆是淡淡地化開來。黑就是白。那個碧眼兒這麼說。於是水墨哭了。沒有人了解我。水墨痛楚的說。濃黑的墨汁遂隨着下淌，迅速地將畫染黑了。碧眼兒讚道：好一幅想像畫，白得如此透澈。了不起。了不起。

● 畫之二 雨蛙

事情沒有開始。就好像那隻莫名其妙突然出現在你窗前靜默地注視着你的大雄貓一樣，沒什麼好解釋的。你也不用管牠何時出現為何出現，反正有這麼一回事就是了。事情沒有開始。

那隻蛙淡得可以。因為它長期浸在水裡，該有的色素都淡去了。像在這個雨天，它才跳上岸來。雨如絲般輕輕地落下，迅速滲入它的體內。它是一隻雨蛙呵。

它是一隻雨蛙，蹲在雨天的泥濘上，半蓋着渾圓凸出的大眼，無神地望向天外。它像想那兒有一隻同樣愛淋雨的蛙，蹲在雲端，用半開的眼回望它。咯咯咯。咯咯咯。它興奮。它叫。

路那邊快速地駛來一輛卡車，無聲無息地越過泥濘，輾過雨蛙。

咯咯咯。咯咯咯。瞬間間雨蛙在雲的另一端與另一隻雨蛙一同叫。你回過頭，意外的發現泥濘中賸餘下一張蛙的皮。是誰忘了帶走的？一隻路過的雨蛙問自己。突然它聽見天的一端有同伴的叫聲。咯咯咯。咯咯咯。它回應。遠遠的路上又有一輛卡車快速駛來……

你現在看見池旁的泥濘上貼着無數張蛙的皮。數以萬計的濕濕黏黏的屍蟲就在蛙皮間蠢笨地蠕動着。不經意一抬頭，竟看見天外的雲端躡滿了大大小小的雨蛙，它們列着嘴對你笑。

一群會笑的雨蛙。咯咯咯。

風動

我們走了那麼多路，才來到這裏。你一直在跟我說着話，你是越說越激昂了。我看到你雙眉聳動之間，已隱然有我當年眉動時的煞氣與豪情。這是很好的，當年我未經風霜時，就是這樣；我這樣說並不是開始氣餒了，在我生命裏，除了遇到無上的偉大與不可測之命運，我是沒有畏懼這回事的。換在三年前，我們到了這樣的地方，我一定吐氣揚聲，打它一段少林金剛拳的，現在我不打，是因為我要把精力養精蓄銳起來，真正要打的時候，我是不會袖手的。你是曉得的，年青的弟弟，在此時此境，游俠的生活已經湮遠了，你看到街頭巷尾一大羣一大羣無聊的人談的武俠，跟你我的原意，都大大不同。武俠是超拔的、清越的，而且是聰慧的，他可以避免一切世俗的方法而用自己的方法而且有境界的到達：不用鎗卻可以一鏢把丈外的人打落，不用哥羅芳却可以用點穴法使人失去知覺；他們的武器用不着破壞力極大而又臭又醜的鎗炮，一口琴，一管簫，一抱琵琶，足可退百人，殺千軍。他們不用車輛但有千里獨行的輕功；他們不用設監牢卻可以把你困在石陣中；他們更可以不用避彈衣而依五行悟出來的迷踪步法躲過一切攻擊！根據王陽明先生的看法，「知」和「行」是合一的，你既然嚮往那個大時代的生活，你既然要描寫那些高士隱俠的清逸境界，你就必須要有俠氣豪情，還有，鍛練好身手，你看

山就在上面，我們已走在山中了，我們現在走的地方，剛才還被望成一座山頭。上面的山，像是一幅平遠寒林，煙林清曠，氣象蕭疏，神意飛動的山水畫。下面的江河，我們剛才

以一葉輕舟，像滑在雪上一般地滑在水上，從水上渡來。上岸來時，河復前流前流，幾時再流轉到這曾經熟悉過的地方？等到我們駕舟歸時，那流水，是不是會負載過我們的那一道？第一次拔劍，在瓊樓上，像翠玉一般；第二次拔劍，在蘭舟上，像慕戀一般；第三次拔劍，在玉山上，像衝決一般；最後一次拔劍，在心上，像絕調一般。樓上、江上、山上而至心上，千堆雪過去了，成追憶過去了，攬明月過去了，萬重山過去了。驚蟄，秋決，悲其志。彈劍，銀弓，日西沉。兄弟，如果你已數說無效，已萌歸意的話，那就請沖天飛落於水面上，從此渡去罷，整座江湖，都在息息切切的等着你，那英雄少年的劍鋒。雲縷煙繞，山隱水迢，若果你想修道，你得知道，下面來走一趟好了，雖然沒有修得成正果，也可以清涼清涼，再作入世的準備，等到在世俗裏打滾到自己都煩膩的時候後，又再上來一趟好了。其實又何必一定要苦修數十年才謂得道呢？你看你看，在大霧中有驚鷺怦然驚起，又不帶一信音息，你心裏會沒有感悟嗎？你能够「悟」就能够「得」了。我們既然是身在山水裏，就應該知道山水的意義，你深深吸呷一口涼氣看看，是不是從肺部一直舒涼透到心裏到四肢到髮鬚裏到身體每一纖小的部位去流轉啊流轉，如果有人山上練氣功，至少是够強身健體的了，你知道嗎，還有人在山上練馭劍之術呢！劍是兵器，能把它人化了，而且去馭它，馭劍之術也就是知行一致，心靈的合一，劍道與人道的併合了——你當然都知道，你的「純陽劍」，也練好十八式了。英雄少年時，舞劍最是灼灼，山河破落時，唯酒可愁腸呵。

而且是愁傷，怎麼止愁腸。我曉得你是要勸我歸去，是的，江湖寥落爾安歸，我等未想過，我會有這樣的一天，抱這樣的心情上山的。我筆下的人，雖然都寂寞，都不平，但都有氣魄，都不凡，他們可以上山，但上山乃是爲了要下山，背負一把劍，隻騎走江湖。而我這次上山，是走不回去的了，你一直要與我辯說，但是梵唱陣陣，我耳中聞。我的身我的心，都往山上走去，你確切切的無法阻攔。因爲最大的悲哀與最大的憂傷我都已經走過，再走下去是喜是樂你已勿用費心猜疑。你聽聽，那滿山風動的聲音，似有什麼在細細催促的，輕輕敲打着，靜靜叮嚀着，你聽，你聽，好像是琴，是風琴，是風琴一般的輕輕而清清，清越地欣心地，像一朵輕靈的花在幽祕的谷裏靜靜開放，在滿山樹葉間逸開。風再動時，萬葉皆喧——喏，弟弟，你此處止步，再跟上來，那不是你現在的年齡。一切已經到了盡頭了，我

是像一個迴光返照的老人，再看清楚自己一遍。弟弟，你去罷，你勿要再陪同我了。許多往事，在我面前，走過，掠過，飛過。那山的盡頭，他們怎麼了？那一聲佛號，已自西山隱隱升起。你軒眉揚動，青騎八千里，出風入騷，與他們壁壘部曲，旌旗征鼓，正是時候！你快快去罷！而我的時候呢？你又問又說，又說又問。你說我雲幢羽衣，永不可挹了，可是我赴之約，正當你百諫無成而返身而去時，我幾已脫口而出：弟弟，你們知道嗎？我是去赴一場必死的約會呵！曲旃之上，死亡永遠從西方迎接太陽，你我武功縱再高絕，也敵不過他的黑槍。你返身而去，走得畢挺，像一柄劍，這江湖，正需要這樣的一柄劍，正缺少這一柄亮閃！我的唇嚙動着，我只能無聲地告訴你，我只求你不回頭，只求你的不原諒，但願你快離去罷，帶着可以粉碎、可以斬將、可以刈旗的力量，把正義的大旗豎在電擊雷殛中吧！我的視線幻起一道水舟哀哀蕩蕩的漾你漸行漸遠，像來時的小舟，再送你歸去，弟弟，此去卽長休，你們想起我，想起我隱身於山水川谷之際，我已魂離九州，化成了風護着那面旗了。你又爲什麼回首呢？——爲什麼眼中無一絲憤懣，而對我深深一揖呢？深深一長揖，天涯各飛鴻。弟弟，你聽到那風聲那風聲嗎？那風聲，黃帝以來它吹過堯舜以來它吹過夏商周以來它吹過秦以來漢以來它吹過吹過，吹過大呂拂過楊柳岸，摸過九鼎撫過布衣，伴過曉寒陪過殘月，魏晉以來唐以來宋以來元以來明以來清以來民國以來，掠過鐘鼎彝器送過荆軻聶政，終於來

送你。每一聲每一聲，它的聲音就是聲音。它的聲音也許在說：清晨，有四門古灰色的野戰炮，向着甘蔗林，霧在每一處，靜，無，人。也許在說：武術館門前，豎着一柄大關刀……所以你快快回身吧，聽下去，都是淚；對了，就這樣絕望地走吧，山上那奇怪的聲音，已經越來越近了，我就等着你最後的飛躍，最後的英風，然後我就要消失了。你回到你的振眉閣，用你的驃悍驕橫，倒一杯熱濃茶，再添滿冷開水，潑大半於沙地上，剩下的，再添滿開水，滿了時，再潑於地，剩下的，再添水，你看見了嗎？地濕了又乾，乾了又濕，終於完全汲乾；杯裏的茶，也慢慢沖淡了，與白開水沒有兩樣，久而久之，冷却了，連煙也沒有，那白色的煙，昇到那兒去了呢？風吹過，像只有落葉，才算是曾經跟風同活過。

稿於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廿八日

飛渡

每天早晨在清新的空氣中下樓，有時會在途中的梯級上凝立，忽然開忘了自己置身何處。有時卻無故的激奮起來，想着樓外可能有甚麼在等待我呢，或是有些驚喜的事在某個地方藏着，於是急急的下樓。

有次早晨打開晚秋以後的窗子，想像中應該是有逼人的寒意的，因為冬天可能已經到臨了。但令我驚奇的是望見滿天滿地肥沃的陽光，厚厚的晒在晚秋的雨中。怎麼臨冬時還會餘留這麼溫暖的陽光呢，難道季節的轉換中也有迴光返照的情景麼？這神奇的宇宙總該有一個源頭，讓人類的觸覺如銀針一般細細的挑，直到把那源頭挑破時，一切可能是個枉然了！

那月圓月缺的世界是複雜抑或單調的呢？它那循環的過程，像是在歲月中交換某些生命的哲理。它是多麼遙遠又接近，在鬧世裏，遠得令人遺忘曾經有過的迷信。它又是多麼近，似乎一直在照出人類許多相似的命運。在世上，你窮盡一生的能力去超越，到最終卻看到自己在重覆古人的感情和記憶。這種感覺更在我握筆疾寫時滋長着。我總覺得自己隨波而踏，追隨着一代代舊人的歷史，和那無形的規律。

常常，我不能不害怕了自己。往往長街上走着的不是我的人影，而是一縷思緒。在初成

長的那段日子裡，常被閒愁逗得很舒服，因為那時純真，有閒情去製造那些飄飄渺渺的愁，不為時間和知識所困，能像流水一般隨意。如今長大了，每當埋首書中，每當握筆疾寫，自己深深的感到從前的我已淡得如雲如烟，終歸是沉沒了。從前能為一些美句而寫篇文章，現在我卻嘲笑自己那種唯美的情懷。在時間的洪流裡，我再不可能悠然的自稱為自然的女兒，再也不是那為聽雨而聽雨的女孩——慵懶悠閒的依着落雨的窗子，凝神，直到自己也成爲其中的一滴。那種漠視時間的情懷可以換來許多無知的寧靜。如今埋首握筆時，窗外是隨手可掬的天籟，窗裡人卻是思緒中的雕像，各不相犯。我把握不住自己的長大。整理舊稿時，常常不相信那是出自自己的手筆，總以爲是一個大人在文字中看着一個小孩，不知天高地厚的在另一個天真的世界裡指劃着。

而今日便是明日的回憶了。日子呵日子，一天復一天，一夜復一夜，日日夜夜如海中堆疊不盡不歇的浪花。人的思想也如是嗎，隨着日子的變更，等到什麼時候，它才成熟爲果子，等至成熟時，它卻要掉落了。

在這樣易逝的日子裡我怎能不急呢。在焦急中我只有爲自己找藉口說純真的消逝也代表一種進步。我怎能如以往那般執着的說自己寧願棄捨深度而幼稚呢？我只能求取深度中的純真。啊，跨越，跨越，瀑布作小橋之姿向彼岸渡去，去向那更大的無盡裡，那兒是無數的驚喜，或是高處不勝寒般的沉寂呢？

我記得有一次午夜，和他共立在燈海中的山上，往下望時，人間在不遠處，盡是寒冷的萬家燈火。而我們呢，像倆個虔誠的守燈人，人間就在不遠處，正笑着，忽然抬首，卻被整個蒼蒼的天懾住了，它捏住了我的渺小。四週不安的謐靜更令人沒有緣由的恐懼。我不知那些更顛峯的人，它們是否受得了自己呢？

不知那兒傳來的琴聲

那是很偶然的，偶然得使人有點難以置信，只因爲那琴聲，便構成這美好的下午，以及整幅婉美的回憶，使我在淡淡然不在意它過去的這麼多個下午抓着其中的一個，才發覺每個下午都有它的故事，在默默地流傳着，只要你抓住其中一則，就足夠令你沉思、反省整個白天。這個下午很偶然地使我呼吸到人生真諦的一部份，那琴聲。

那琴聲，琤琤琮琮，也不知彈了多久，也不知從哪間小房傳出來，只是一個簡單的曲子，像「給愛麗絲」那一類清快活潑的，是誰在彈呢？一個十來歲繫着兩條垂在肩上的小馬尾的小女孩？我並不知道呵。我只聽出那個曲子該屬於小尙童年的，也聽出那琴聲乃出自一個初學的或低級者的手中，它沒有多重的變化沒有 熟的技巧，始終只是幾個音符，琤琤琮琮來回不停地重覆着，也不管別人煩厭不煩厭，也不在意是否有人在聽，十根手指固執地彈出那幾個音符，因此我便也很固執地認定彈琴者必是繫着兩條小馬尾垂在肩上的十來歲小女孩了。活潑的音符在空中輕快地飄着，始終都是那個曲子，始終都只有那幾個音符，來回不停地重覆，重覆，琤琤琮琮，聽着聽着，漸漸會興起一種响往又安詳的感覺。

那時，我正俯靠在陽台的鐵欄杆上眺望不遠的山，山上的天和天空的雲。看了太多的書

頭腦總有暈眩及胸部會略爲窒息的感覺，因此從屋裏走出來，站在陽台上看山望天，也是件新鮮的事，況且那是個雨前多風的下午，涼涼爽爽的，也就賴在鐵欄杆上不進屋裏去了。風吹得相當猛烈，山頂那帶的天色一片黝黑，幾朵濃濃的烏雲正向四周飄去，和大片的黝黑一起向整個灰濛的天擴展，風一直在吹，揚起下面街上的廢紙的塵土，街面很潤也很冷清，一街微弱的陽光靜靜照着街旁泊頭的汽車；風一直在吹，翻飛着鐵線上掛着晒乾衣服，整條街的整個下午只有風聲和衣服翻飛上去又掃下來的撲撲聲响，對街偌大的一座組屋大廈，從底樓到最頂的四樓，全部深綠色的玻璃窗和蛋黃色的大門都關閉着，沒有一扇門沒有一葉窗是開着的，整座組屋大廈就像剛剛建竣還未有人搬進來住一樣的冷清和荒涼。造成這寧靜下午的冷清是午睡，整座組屋的人正在夢中計劃着如何製造晚上的煩惱和電唱機電視機電話鈴聲將吹响聲的各種喧吵，有誰會在這午睡的時間出來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烏雲怎樣替天空染色，風怎樣預告一場雨，有誰會出來俯望下面寬潤而清冷的街道，雨前的陽光和陽光下一座座黃白二色的自己的住家。風一直在吹，於是我聽見風中飄浮着一縷輕柔的琴聲了，是誰在彈琴呢？彈着整座組屋整條街道的冷清，自風中飄來，那琴聲，我找不到它究竟是在那裏彈起的，並不响亮但也不十分柔弱的琴聲掀起我小小的興奮，那種情形就像迷失在一座深邃的大森林中，沒有鳥叫只有沙沙的風吹過樹葉的聲响，于大片的葉响風聲中聽見一絲細細的流水聲，瀝瀝的水聲透過大片大片的沙沙風聲在耳際清晰地流着，你發覺到在這森林的某一個地方必定有條溪河，卻不知道也找不出溪河的存在一樣。琴聲輕輕柔柔來回不停地重覆着，泊泊流入我的欣喜中，它像一泓清晰的水流聲，流過寂寞的森林，流過迴轉的山川，最後流到我耳際已成一曲往事，那琴聲繼續在流着，如月光流過靜多少嶄新的往事，輕輕靜靜地流着，流入我的心裏，而拍的一聲輕响自心裏把我的記憶一下子從遙遠的遺忘中喚回來……

是同樣寬潤且冷清的一條街，在同樣是雨前多風的下午，同樣的陽光微弱照着同樣泊在街旁的汽車和我的影子，我剛從一間大書局回來，捧着許多書，雙手有點酸痠卻十分興奮，一樣似童年時在車站迎接從城裏回來的爸爸，每次都爭着替他捧一粒圓圓大大又重重的西瓜，兩隻小手出盡力捧着雖很吃力卻讓那股興奮把什麼都淹沒了。風很猛烈地吹着，望望頭頂

上的天，大半已淪陽在密密濃濃的烏雲中，滿街是風聲和衣服掛在鐵線上飄飛的撲响，當我快步走進灰黑的樓梯入口欲上樓去，忽然像失落了什麼，想起了什麼我看見了什麼一樣地停在那兒，一陣琴聲自樓上很清晰地傳下來，外面是猛烈的風吹過，那首曲子泊泊地訴說，訴說一個晨霧瀰漫的早晨，朦朧如一團藍白的棉花的街燈還亮着，市中的天草場冷冷清清，幽幽靜靜，一個穿着褐色皮夾克的老人，手提拐杖，自霧中慢慢走來，在大草場的石製長椅們下，幾隻灰鴿子低低地飛着，停圍在老人坐着的地方，那老人自袋中撈出一把穀米，一點一點地喂着鴿子，另外有幾隻旋轉着老人飛，低低地飛……我靜靜地站在那兒，傾聽着這個故事，外面，外面也許已下起雨了。

沙啦沙啦……雨真的下起來了，雨點如箭打在鋁製陽台蓋上，露拍露拍地好响，加上呼呼的風，那縷琴聲顯得更飄弱欲斷，仍舊在彈着，幾個音符斷斷續續飄浮在雨聲風聲的喧吵中，我知道那琴聲始終在流着，一縷流水汨汨不斷，卻一直找不出源頭，但那有什麼關係呢？有時知道真象反而是種遺憾，不如保存着自己那一份想像，想像都是美好的，像那次我們一同走過那陌生小城的午後長街，在街盡頭被一陣管弦絲竹吹住了脚步，啊是誰家的漢族子弟在吹笛鳴琴？是誰呵在重演古儀朝廷後宮殿的麗堂輝煌？而他們也許不會知道街上正有一群落拓的少年正全然地迷信着他們所揮起的風雲，但那有什麼關係呢？讓彼此都保存有一份美好的想像吧，我總是這麼固執地想，這也就是朋友說可以上樓去參觀，為何我們相視一笑並沒有去接觸真像，雖然去揭開真像有時也是一種衝動下的需要，也許真像也有它的美，但當你的手決定伸出去開那層籠罩着真像事實的紗布時你有沒有想到自己的豐富想像就將在剎間被扼殺及定型呢？一下子就沒有了距離了呢？而要聲明一下的是就算揭開了真像比們也一樣迷信着那種吹拉敲打的國粹，說起來就想起前幾天的電視不是正有播送華樂演奏我賽嗎，從嘈雜的螢光幕上我們不是都在真像中、我們不是都構成事實嗎？卻依然洋溢着滿懷的熱情，那群拉着二胡伊伊呀呀的神情兩個插着長簫短笛悠悠逸逸的態姿還有鼓笙的撥箏的五指在琵琶弦上不停跳躍彈劃的，這一切一切，我們都深深記憶着的，至於看見那白衣少年一人獨管着敲打十多面懸掛的銅鑼，那則是全然的驚喜和感嘆了。

所以說對於那琴聲，我也不固執去尋找出它的源頭，只準備讓它在我自己獨有的想像

中長長久久下去，至於我這般痴迷着那琴聲，那麼一首只由幾個音符連串成的曲調，是它不停來回的重覆給予人一種清涼欣快的耳目，它若一溪汨汨靜靜的山水，安安詳詳地流過整季夏天，對於它我也有股新鮮的味兒，因為我們久留於嘩啦喧响風景美得變眼不能看完的瀑布區的華樂剛出來，那琴聲是一張靜止的畫片投給了我，觸使我久未思想的心中呼地清响跳出一片從遺忘中又逸回來的記憶，那種新鮮就如你每天都在那兒吃慣了的小食檔忽然停檔了好久，待你的驚愕不以爲然時又忽然開了檔而捧出另一些你從未吃過的新食物；那種清涼，就是天天都喝着陳澀甘味的龍井茶，有這麼一天忽然喝了一杯清心潤肺的菊花茶，在喝茶當中猝然想起遺忘了的秋天有多涼多新多潤，月有多圓多缺。

艾文

語言不通

●其一

一池練劍底水

黑得冷笑

那雪色的君子

似竹

揮毫淋漓

將俠客

展露于宮娥們

袒袒春意間

騷動起來

●其二

蝴蝶 蝴蝶

自天窗而降

飲酒之武者

當頭中捧

被打得從景陽崗

一路眼花潦亂
睡去

武者呵

始終昏迷不清

五千年 如是

茫茫煙波

雲和雪路

●其三

枯樹

又着沒有血液的天空

猛搖

呼呼

長髮披肩的

頭顱

割山茅

劈池塘
直斬入
我們肌膚

●其四

水花迸發
於一九四三號廣場
然後

緊鑼密鼓
繽紛之毛瑟槍
把衆人耳目扯破

我驚呼

看見母親

蹲在廚房昏暗處

偷喝生水

把一顆顆冒煙的子彈

嘔出來

●其五

女人河邊汲水
赤脚

男人走來

看見羣游魚

嬌美千種

她要女人的內衣
捕魚

女人喊
河中魚

鱗片皆被撕裂

男人飛躍
從女人口齒
逃亡

●其六

有人
大叫亡命

他醒又昏昏睡去

一片水源

妻兒

都吊在樹上掙扎

莫名其妙哩

一架噴射機

俯衝而過

她自床上

避過

以前 小學教過他科學的女老師
站在面前

微笑着

背後又是

他的妻以及孩子們

蹲在水湄

大口大口呼出煤煙

林山樓

尾聲

沙灘太長，本不該走出足印

——鄭愁予●賦別——

誰立在昨季的盡頭等你？拘謹的過客

你沒有看到嗎：相思林中

一塊冷冷的碑是全部的風景——

亂花的徑是花自亂

無法盛裝的水本不能盛裝

「愛情是樹，不能漂泊

晚虹是註定遠行者」

在聖誕節在聖誕節開

終須靜止的必須須靜止

你沒有聽到嗎？拘謹的過客
龍吟的劍穿過十二響鐘聲而來
說：你認識煙和雲
不寫日記的風，你更熟稔

河在你眼前，渡河的時辰到了
渡河的時辰到了，你不是秋天
失名的風雨在河上等你
你的劍，龍吟的劍
必須出鞘
必須出鞘

後記：

謹以此詩勉洲之第二十二渡——

●七四年聖誕節●

吾願吾是最初一盞燈
燦爛你的劍
吾願吾是歷歷的槓聲
渡走你的夢

拉笛夫作
夢零譯

夜 班 火 車

1

火車呼嘯
急急駛離城市
如鎖住的風
載着浪子的夢幻
向着處女森林

2

在這寂靜的車站
在森林中心
一切皆沉寂
黃昏降臨；停駐

在末站

在純潔的灌木胸部

好象不經意聽到猿叫聲

一次次重復着訊號

好似攀牆的藤蔓

向山肩

在此一切皆停頓

我們假睡片刻

用睜開的雙眼

看黑夜之重影

撲到窗前

3

我們還是在旅途中

城內的萬家燈火皆死滅

已經被遺棄很久

彎曲向着故鄉之路

愈來愈感遙遠

——譯自 Dewan Masyarat 七四年十二月號

Fragments

No. 0

其實吾倒是相當淡然的。許許多多的事物都不去憂想。若然要想，又能想出什麼頭緒來呢？MCE還有幾天哦；可是却沒去想到時該怎麼辦而MCE之後又該如何等等。若然要想，恐怕還不止這些呢。吾只是這樣活着上學放學吃飯睡覺，中間也許會夾上一兩頁要命的功課。一直到了那人倏然問吾考試後汝要做什麼工吾方愕然驚覺，如一道狂奔的泉突然被鐵片截斷，水花於是失去控制地四濺。一切本想去觸及的都捲湧上來。吾果然畢業了麼？吾不是還在那青青草地跑着跳着喊着笑着唱着麼？吾不是還在那圖書館心不在焉的翻着雜誌麼？吾不是還在那黑板教那幾個巫籍同學寫華文字一二三四五麼？吾不是還在 Balance 那討厭的簿記而為莫名其妙煩的 Adjustment 而大罵他媽的麼？

「夢就這樣早醒」。早醒的夢怎會美呢？這個晨，吾本該還在課室與各族的人笑着吵着的，吾都不去了。雖然還有數日，學校反正也沒上課了。那吾不就已畢業了？

遽然吾發覺，十二年來，吾一直是一具 walking skeleton。

NO.1

下午四點半星加坡電台現在由李大優先生講楊家將上一次講到穆桂英……。雨又下了。明傑放下正在演算數學的事，到廚房去喝杯美祿，回來房時雨已停了。

今日考生物化學那卷。下午二時至四時半。2 $\frac{1}{2}$ hours。黑板寫着沒性格的字體。答案紙上寫的却十分性格，龍躍鳳舞，只是呵藝術家却註定走的是道嶮崎曲路。cigu, banang。線尖穿過卷紙左上角的圈孔，穿過他的心。一不小心握線的手鬆了，卷紙四散。拾起，重穿。三時半。雨微了。交卷。嘴角帶個比寒雨還冷的笑。

雨點不斷地打在頭上。食堂的女孩放工回家。看錶。才三時半。Radio Malaysia 馬來西亞教育文憑考試 Bahasa Malaysia 第一與第二試卷宣佈作廢。才三時半。他不會這麼威水的，自然。他媽的，明傑心裡罵道：人應該自私一點，像這次的國語。他是無所謂，只是自認作文做得還不錯。下午五時十五分。數學不演算了，看生活報。隔房的建築工人放工回來，鄰居的小女孩也跟着來，這個小女孩，才三四歲吧，因為這批建築工人在她家吃飯於是交上了朋友。他媽底，叫你不睬。小女孩純正的華語。哄笑。冰幾時叫我？頭先囉。幾時？他媽底。你叫阿明哥做什麼？媽咪說飯已煮熟了。喂！爸爸叫你打麻將……明傑你還不去沖涼呀？母親從窗外伸進手來掀開窗簾道。嗯。考試還看報紙！實際上忙碌的日子已過去了，數學怎樣讀？何況下星期中間還隔幾天才考一次，忙什麼呢？考試，對他還不是一樣。現在報告節目大綱。

只是一下子什麼也不想做。明傑合上眼皮，用報紙遮住臉。隔房的廣播聲中止了。

NO.2

晚上從戲院出來，家俊望着那不斷的雨，心中有點急。雨已下了三日，看來還是要落下去的。他於是沿着戲院旁的百貨商店走廊行去。當作欣賞夜景吧！十一時多了，雨還是不斷地落下。家俊心裡有點後悔適才不聽母親的話。剛才只是下着細雨，且又有月亮。

家俊脫下眼鏡用衣角在鏡面擦了擦又戴上。他一向獨來獨往慣了。其實看電影嘛，又不是聊天，要成羣結隊做什麼呢。十一點多了，他只有倚着走廊的一根柱佇立，看雨看人看閃

燦的燈。月亮早已被雨雲吃了。行人越來越少，只有那開不知什麼會館還不時傳出陣陣打牌聲與老年人的笑聲。家俊就這樣佇立着想看着，他忽然有想抽煙的衝動，他一向是厭惡煙味的。

十二點了。那家通宵營業的酒店內那個掛鐘節奏地行着。雨勢稍歇。家俊毅然離開那列商行的走廊，走在雨中，細雨飄飄洒青絲。十二點多了吧，他沒錶。明天還要考 *Commerce*。MCE 可不是好玩的。家俊才在細雨中走了一段路，還沒到另一列商店，雨又大力大力的劈下。他連忙躲到那列商店走廊。走廊寂寞，只有一隻狗冷瑟地捲成一堆破布似的。一個單身女郎也在候雨停；一開印度人的咖啡店還沒關門，那中年的印度佬口花花地問那單身女郎，*Ahmoi nak minum kopi kan.....*

結果什麼事情也沒發生。雨還是這樣大力地下着，風還是這麼冬季地括着。沒有如你所猜測的羅漫事發生在家俊與那單身女郎身上。許久許久後雨還是這樣下着，家俊候得不耐煩了，就冒雨回去。

NO.3

離開校門後，奕明竟不知何去何從，雖然前面的路是直的：盼望了好久，老試終於結束了。然而結束了又怎樣？他苦笑。

回家後他把所有的書籍都收拾好，課本練習簿都塞入箱子裡，桌子上換回考試前擺着的文藝書刊。然後奕明痛快地睡半日的覺，好像能補回一點什麼似的。實在也是的，他自知自己不是個勤懇的學生，對讀課本又沒興趣，一旦落第，味道可不好受，何況是花了八十多元的。於是他只有在考試前幾天拼命的把所有的課本擠入腦裡，好像考試根本不必去學校只消這幾天就够了似的。這樣弄成他晚上遲睡早上早醒……折磨得他彷彿忘了自己的存在。

醒來時已是華燈初上了。奕明忽然想到：

是我考 MCE？抑是 MCE 考我？

原本奕明打算 MCE 之後寫篇文章的，而今却意外的落得淡然二字。或者可以加上一句——一個擾人的夢。夢始終是會醒的，於是他就不要寫了。只是呵，MCE 的結束會是一個怎樣的開始呢？

某午，那亭在笑。盪漾，一座夢已圓。抬眼的刹那，整座城市的心在跳躍。而鐘擺却凝止。那笑呵那笑是一朵盛開的茵苔。笑的背後，已是歷史。

可能麼不可能的你會說衆人會說而不可能的却已發生了，一年呵一年，他始終在夢裡叩問那座門扉。他的心已滿足，僅是那笑。那笑悠悠滋潤了那葉形將枯萎的斷片。祈求吧再祈求，再圓一座夢，他始終不甘心他的生命裡只擁有一次的幸運。

呵蓮笑悠悠。

這是斷片的外一片。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於關丹

週末

大熱天時，她冒着汗，逕自橫側貼着一幅雪糕廣告的玻璃門，輕逸的走進冷飲店裡來。往時她來，這裡的座客多是就近辦事處，尋求午餐果腹的上下職員。今天因了週末，職員等都過回家了，熟悉的臉孔一張也碰不到。倒是附近走百貨商場的男人仕女，都擁到這裡來歇腳。小店內一時溫暖了起來，來的人多，吵聲也隆。她揀了一個稍為冷僻的角落，坐了下來，眼光向四週一瞥，沒有熟悉的人也好，免得什麼不經意的搭訕，免得今天的約會讓什麼熟悉的人知道；一個女人獨自坐在公眾場合，看起來總有一些異樣，而且，不期然會有許多覬覦的眼光，像投槍般地向她身上。女人的魅力，就看她一霎時流露在公眾場合，能接受多少異性的投槍而定；但女人也因之煩惱。她們在這種場合簡直沒有自己，逼着自己要整肅儀容，強制自己輕聲淺笑，要有一定路數，也要自己的走路起坐，有一定的節奏；講究風韻的女人，還曉得應在什麼時候，回敬投來的眼光，一種似真還有幻的媚笑。放浪的女人，如果適當的時候，隨眼光送去的片刻，把濃重的睫毛剔昂，嘴角稍為勾起，泛起一種調侃的笑意，那對方準會渾身冷戰，點燃了情感的火花。

但是，這一切對她都沒有。不是說她不能輕攬男人，實是自少女以來，她的情感就像冬日裡的太陽，溫貼貼的，一點也引不起沸騰。眼看身傍的姐妹淘，一個個都相繼成家了，那種拖着男人，喜孜孜的臉相，任是情感如何冰冷的人，也從心底裡漾起春意。[]有一天，一個比她年輕的姐妹，偷偷的把她拖在一旁，當着熱烘烘的太陽，樹影厚實的舖在地上，她

臉色紅漲的指引着那寂寞搖晃着的韃韞，輕輕地爬在她的耳門，吃吃地笑說，他在韃韞架上吻了她一次！說完，頭也不回的鑽進樹叢中。好久，她才知道她乾脆走了。此時，四周落寂，踏步在厚鬆的枯葉上，她一步一沉重，把身軀僵在韃韞旁，一手抓實垂直的鐵鏈，一重冷涼的感覺，由手跟透入心肺。沒有什麼時候，比此刻更要淒愴了；她望着地上，她的身影連着韃韞架，橫陳地貼在腐葉上。那葉堆上一浮一搖的，見到自己的影子和韃韞一般，緩緩的飄動起來，幾乎使她有暈厥的傷感。——一個男人的吻，可使一個少女痴迷起來，這感覺對她來說，是不可理喻的。也無怪有一天，辦事處的女同事，神秘地把一封情書給她看，並情感洋溢的說，是他的！所謂「他」據說在辦事大樓的近靠處，有一小片糕餅店的少東，每次在她購食的時候，總是情款殷殷的對她搭訕遊說，並且收賬的時候，多少給她一些零扣；這一天，他忍不住趁她步出門檻時，敏捷的把一封信塞向她的包篋裡。她一時怔忡，待明白這是什麼回事時，他已遁入裡間去，只剩得那扇受推搪的門葉，吱啞啞的動盪。空氣一時閉塞起來。她站在門外，一手拎起那信，水藍色的封皮，襯着鮮白的陽光。和着路心的車喧聲，她的兩頰紅了又赤，別人是看不見的，但玻璃櫃上反映出她一時的迷惘，竟然和一個迎面來的老翁碰了滿懷。待到在盥洗間把信看清了，才平復了心境，且幽幽升起一種溫馨，把信藏在手袋裡，那一天少說也看了十遍！

「就是他！」她虛空的把手指劃了劃，然後平直的看着她；看來她較她年輕五年，初來的時候，還是頭髮束成一個窩，很老實的盤在腦膊，並且裙裾過膝的，少有半年不見她上眼膏塗指甲。但是現在，她才認真發現她裙子早截短了，髮絲捲曲了，而且一天一色的換着口紅。那次，順着她讀那封求愛信，她忽然說：

「茵姐，妳也不年輕了，該找個實在的！」

她看着那封信，讀到上頭的怪句，忍不住撲赤笑出時，耳畔傳來這句頓勸的說話，不知是感觸或是什麼的，一時，整個人呆住了。說真的，「該找個實在的！」她豈是不想，就是愛情的經歷人人迴殊。好幾次，她假日休憩時，從前的姨姐找她訴苦，說什麼嫁夫不良，嫖賭喝吹都來，她家用錢都輸光，並要用煙蒂燒她。說着哭着，把瘦削的臂肢伸出來，上頭一塊黑一塊紅的好怕人。她看了心裡起了狐疑：爲什麼一場婚姻之後，有些女人幸福一生，有

些女人却苦海沉淪呢？難道生命真的如此難解？

她空泛的慰撫了姨姐幾句，並且塞了五十塊錢在她手裡，然後撫摸着她的手臂：

「能忍就忍吧，誰教我們是女人！」

她知道對着這樣的一齣悲劇，她所能說的僅此而已。臨走的時候，姨姐忽的抓住她的變掌，眼睛裡溼着淚，聲調出乎尋常的說：

「茵妹，妳也該有個人了，就是要用眼看人，別搭上了狼心狗肺的東西！」

看着姨姐遠去，漸漸在天角盡頭，一抹斜陽倏然升起，姨姐的背影已沒入暮色中了。只見遠山的樹梢，崢嶸的展開枝葉，像一幅生命的圖案，很神秘的掛在天空。當夕陽殘照，最後留在屋梢的一刻，她上了燈，把頭偎在靠椅上，燈光把她的臉照的通亮，好容易看出她的眼緣上，露出清淺的魚紋，畢竟不年輕了！她輕嘆一口氣，側耳聽到母親說：

「別就悞了，都快三十五的人了！」

她驀的一驚，此夜難眠，起床靠着粧鏡，把自己臉相仔細審視，真的不能相信她都三十了！此後，她多少也在上班前，敷抹一些水粉，並且塗了淺亮的口紅，笑的時候肌肉鬆馳，儘量不露眼梢的魚紋。——頭一天她這樣做的時候，踏進辦事處一步，好幾對詫異的目光投向她。她當時是窘了一陣，匆匆走入盥洗間，對鏡重新審視自己的粧扮，並補了一點粉，大方的再回返辦事處來。那批眼光尚未收斂的時候，她已坐落在桌旁，連那新近和糕餅店少東沾上的同事，也頻頻向她回顧。午飯時二人同坐一枱，那同事讀了她一回，繼而幽怨的說：

「和他吵了一噪！」

「爲什麼？」她不特別出奇，只是低着頭，把食料向嘴裡送。不時還向側邊的玻璃櫃，一瞥一瞥的觀覽自己的身姿。

「他很霸道，只要我穿他喜歡的！」

她聽着，抬眼看她今天著的，淺黃色的衫裙，腰胸處繫結的，一顆顆花蕊般的小泡，配着她清白的臂膊，實在看來是美艷的：

「犯得着麼？」

只隨便一句，使她覺得說下去，也不能得到什麼同情，只好繃緊臉，垂首向嘴裡送飯。

偶爾，抬頭看她，只覺得她比往日美麗和沉靜，是什麼力量使她改變？她猶不及細想，遠處傳來一片歌樂聲，把一時的岑寂都砸碎了。二人有震耳欲聾的感覺。看過去，原來是此地歌廳的午餐節目，那歌女展喉高唱，偶爾向台下送笑，有一答沒一答的，豈只不覺得她美，反而顯出她賤。——在喧鬧中，她倆匆匆而出。

她真的變了！原來有一天，午憩的時刻，辦事處只有她一人，她謹慎的擬了一則廣告，徵伴啓事，偷偷的一人在樓下信箱處投了。信飄落信箱後，瞬時她的臉色奇紅，久久才回復平靜。自己一人對着信箱，一種古怪的感覺油然而生，彷彿一個俊美高大的男仕，在遠處向她招手。周遭像鋪滿了玫瑰花，映照的一天通紅；不知那裡來的歌聲，幸福悠揚的响遍四周，天地間一切都美麗祥和，連不幸的姨姐也伴着丈夫，在天之一角婆婆起舞……。

夜飯時，母親也覺察她的異樣，正想說話，她已抬眼示意，阻止母親說下去。頓時，二人間只有碗筷聲。待到夜色瀰漫，她立在窗檻，仰望平靜的天空，月華光照，一切象徵安逸平和。——幾天後，家裡信箱上來了一網紮實的信件。她花了半夜的時光，方把所有的來信讀完了，然後，幾經躊躇，才揀了一個當看的回覆了。信寫的很虛婉，希望自友誼踏上婚姻的坦途，並且自言是付出真誠的，祈望收到相應的回報。

信寫罷，她頓有疲累的感覺。這件事對她是一種負擔。誰想到旬日來，她企盼信件的焦躁不安呢！她立在燈下，看着淺藍的信皮，心底裡的思潮湧動。這也許是新的開始，也許不是，也許根本是厄運的開端……。想着，打心裡一個寒噤，伸手欲撕去信皮，忽又見到一個俊美的男仕，自牆角上昂立着，雙手很溫靜的插在衣袋裡，情態怡然的向始微笑……她一怔，忙披上外衣，向街外走去。此時夜靜，除了她清朗的步聲，幾乎世界都進入安眠了。她抖動的手，把信投入信箱內，一刻間她像癱瘓似的，兩手撑着信箱，眼內感到景物浮動，月光照入她的眼瞳，使她有暈眩的感覺。

三天後信來了，她乍驚還喜，一早上即到美容院燙了個髮，又到時裝店置了一襲新裝，水綠色的旗袍款式很時興的，背脊低低的開個叉，胸前淺淺地繡着迴紋，像泡泡般的溢滿空間。她揀了一個上午，就喜歡這襲。——信上說，我很喜歡與妳定交，並且祈望我們的友誼最終為我們的幸福鋪路，如妳不嫌，請在本週末下午三時，於本市十字路的冷飲店相見，敝

以紅領帶爲號，祈斯時赴約。

這封信擾亂了她的心境，週末那天她乾脆請假了。早上洗了個熱水澡，泡在溫水裡，她想了許多。午飯後小睡一刻，精神抖擻起來。到中午出門時，對鏡子攬照一身的旗袍，那廻紋像摟抱她的花環，益見出她的文靜秀氣來。——截住一輛街車，往十字路去了。

這種天氣特別惱人，熱騰騰的，蒸出她一身汗來。坐在冷飲店一角，簡單的要了一杯奶茶，店裡人聲吵雜，幾個男人都對她投送曖昧的眼光，她忙不迭的把頭垂下，又擔心脂粉駁落，時不掏出鏡來審照。反身看看自己投在玻璃板上的影子，一切都好，遂使她放心許多。好不容易捱到三時正，裡外的人都看過了，就是沒有紅領帶的人，甚至掛領帶的人都沒有，這種大熱天還有人掛領帶？

她苦候幾小時，鼻尖上都冒出汗珠了。店裡的侍者向她望了再望，她只好再叫一客冷飲，根本她連奶茶都未碰過，此刻她唯一的信念是見到紅領帶的男仕，但是直到四時了，她頹唐地自座位上立起時，紅領帶的影子都沒有。她付賬時，沉重的臉色，使侍者都感到驚愕。走到門畔時，望到街心的陽光，像火一般的燃燒，她興起一陣暈眩，旋即平靜。湊巧門上擺了一座哈哈鏡，讓過路的人，看看自己被扭曲折的怪像；她瞥見自己上半截胖，下半截瘦的怪象，自己掩抑不住，淚水溼溼的滾下，熱烈的，燙的她兩頰發痛。猛的回首，見到一家服裝店裡，直櫥上有一模像，上掛紅領帶的，嘴角掀起，像對她訕笑，她驚恐的掉頭就跑，連街上的路人都詫異的回頭望她。

當夜，她把那一網信，一舉投入火爐中燒了。對着明月，眼眶中浮着一重淚水，只要她稍爲放縱，她真會嚶嚶大哭的。但她沒有。也許她已忍耐慣了，何苦去爲虛幻的愛情傷感呢？嫁一個好男人和娶一個好女子，都不是輕易的事，何苦去折磨自己？

這一天她不會記日記，她苟不願像如此的往事，成她往後追憶的一部份。她立意好好的活下去。——想着，推開門扉，只見母親在綴補她的襪子，燈光把她佝僂的影子，投在圍庭的石階上，並且透過夜風，低微的聽到她說：

「別就悞了，都快三十五的人了！」

過路者

晚午，寂靜、無風。

她一隻手托住腮子撐在膝頭上，另一隻手拈着狗尾草放到口裡輕咬。一會將右腳移上左膝，一會又將左腳移上右膝——這麼簡單的動作，然而她却不知做了多少遍，連腳都有點兒痺了。無聊。她將口裡的狗尾草吐掉，弓下身去將鬆掉的白色運動鞋索重新縛緊。歎口氣，站了起來，拍拍屁股。洗得微微泛白的舊牛仔褲齊膝剪平。栩栩如生的蝴蝶在紫色的T恤上飛舞。份外好看。她掠掠烏亮的長髮，然後雙手插在褲袋裡，動作粗獷得有點像男孩。站着又覺得無聊，便迴視四周：靜得出奇。前面躺着一條柏油小徑。小徑對面的長凳上坐着一個男孩，微俯着頭蹙着眉。他身畔癱着他的書袋，他的雙肘撐在白色的長褲上，濃而厚的長髮幾乎觸到狹窄的白襯衫。有點野氣。她看着男孩翻翻右腕看看手錶，便想到一個月前在圖書館裡，男孩幫她取高處的書本，然後便乘機和她搭訕起來。那時他也和現在一樣，一身狹窄的襯衫，長到肩膊的長髮。上星期又在車站遇到他。當時下着大雨，他靠在車亭的牆壁上默望着雨，等了半小時，巴士來了，他躍上巴士，然後回頭來望她，之後又跳下巴士，售票員七孔冒煙地鼓起腮子瞪他，他很瀟灑地向售票員聳聳肩，售票員按鈴，巴士開走。他注視她

。嘿，我認識妳；在圖書館裡的女孩是不是？噢，圖書館裡的男孩？真高興再遇到妳。你還唸書？妳怎麼知道？看到你去圖書館嘛。噢，沒唸書就不能去圖書館了？嘿，告訴妳，我並不喜歡圖書館，只是想到那兒去認識女孩子，妳不知道，那些學校裡的女孩子都裝作貞潔；整天唸書，真不明白她們爲甚麼那樣努力，以後嫁給人後不是白費了目前的時間和心血嗎？我不同意你的說法。那麼妳說，妳們女孩子努力唸書究竟想幹什麼大事情？你們男孩子呢？不唸書以後娶了老婆後怎樣賺錢養家？噢，家裡自然有父母爲我養家。那是你的想法。哎，其實有許多人都有和我同樣的想法嘛。不和你說，我要回家了。哎，還下雨呢！你怕嗎？那麼就留在車亭裡等另一輛巴士吧。不，我想還是和妳一起淋雨回家，這樣會比較好，噢，對了，妳叫什麼名字？看看我胸上的是什麼？蝴蝶？對了，你呢？你又叫什麼名字？看到我外套上的動物嗎？狼？哎，不，色狼。開玩笑。真的，許多女孩子都叫我色狼。你不反感？反感？不，蠻好聽嘛，怎麼會反感？看我，不是將狼安在這上面，而且還上了色。我不喜歡。噢，這樣我也不喜歡蝴蝶了。嘿，妳沒名字嗎？沒有。好吧，蝴蝶，我要在這兒打電話叫我的車來載我，不然我回家去總會生病的，妳也一起來嗎？不，這點雨是淋不倒我的，況且我需要走路回去。好吧，蝴蝶，我先走了。……

天氣酷熱，而且有點悶。八月的太陽垂在西方掛在無雲的天空中。天上發出一陣噪聲：一大群的黑鳥吱吱嘈嘈地在頭頂上的樹枝桠上駐足；一忽兒又飛走。她將視線從樹上移下來，和他的眼眸接觸。他向她笑笑。她聳聳肩。他拎着書袋走過來；帶着微笑有點孩子氣。

他說：嘿，蝴蝶，我仍然記得妳叫蝴蝶。妳在這裡很久了嗎？是等人嗎？等什麼人？有點孩子氣。她凝視他滔滔不絕地說呀問呀。

她說：我在這裡想人，你等人嗎？

他說：一個人，她可能不會來了。妳呢：想什麼人？

她說：一個人：我的男教師。大概在初二吧，他在教書，就那樣：無理由地喜歡他。可能他不知道，所以我覺得痛苦，只好將他寫在日記上，只好偷偷地喜歡他，只好每天想法子和他接觸，聆聽他的聲音，凝視他的眼睛，端倪他的身型，探尋他的習嗜，然後做他喜歡做的事。總是喜歡找他解答問題，獨自和他相處。他在解釋時就緊緊地凝視他。他抬起頭來發

現了，就問：妳有心事？沒有。爲什麼總是那樣恍恍惚惚地心不在焉？我在想一個難題。什麼難題？說了怕你見笑。妳說吧！如果我喜歡一個人，而他却不知道；那我應該怎麼辦？讓他知道。如果不敢讓他知道呢？那麼妳就痛苦了。如果他知道了而並不喜歡我呢？那妳也一樣痛苦；或者妳可以忘掉他，能告訴我妳喜歡誰嗎？噢，我只是問問，並沒喜歡誰。我假意推唐，回到家裡，躲到房間去哭泣。漸漸家人知道了，就輕蔑我，說我心理變態，但是我是純潔的，爲什麼愛上一個教師就被人說得那麼低賤？可是後來他到外國去升學去了，我只好到這裡來想他及自己那一段可笑的愛情。我到圖書館去，是因爲他常常到那兒找參考書，我純粹是去想他。

她聳聳肩，臉上的憂悵不見了。

他說：真好笑，我們的故事幾乎一樣。我在汪伯伯的家裡遇見她，汪伯伯：我父親的商友。當時她坐在客廳角落裡獨自喝酒。一面不斷地望著外面的夜幕發歎。我於是在她對面的椅子的扶手坐下。注視她，我說：妳爲什麼那樣孤獨，是世界拋棄了妳？噢，你所謂……我的意思：妳應該像那些女士們那樣周旋在男賓們之間；出盡風頭。爲什麼要呢，那樣地偷俗。像這樣躲在角落裡獨自喝酒不是很好嗎？呃，我是說：汪伯伯不高興看到他的客人這樣獨自喝酒的。汪志成，你叫他伯伯？我爸爸和他在生意上常有接觸來往，所以我叫他伯伯，比較順口，也許；親切點。汪志成簡直是條狼，你應該叫他老狼。妳這麼說。有什麼不對？小孩子，你怎麼會來參加這個大人的宴會？你這個時間應該躲在家裡做功課，或者約朋友或女同學去看戲。我不如妳想象中那樣注重功課，也不會約朋友或女同學去戲，因爲我恨這些事情！噢，天！小孩子，你以後打算做什麼？不要叫我孩子，我已經够大了，而且可以繼承父親的業務；妳知道：繼承父親的事業是不用努力也不用文憑的。噢，噢，小孩子的念頭。我不是小孩子，告訴妳，我上過酒吧到過舞廳，女孩子叫我色狼。天！不可置信！妳可以叫我色狼，或者：王安傑。我會記住。我希望能再見妳。爲什麼？我，喜歡妳。噢，不，希望那不是真的。——一次，我逃課時在街上碰到她，就和她一同去喝茶。她不斷勸我叫我努力叫我爲自己爲前途着想，而我一直注視她的眸子注視她優美的脣片如何美妙地聚合、輕柔的聲音如何地由脣片間洩發出來，我不自禁地握住她的手，她很驚怔地瞋視我，然後掙脫我

的手憤憤地離去。我想念她。昨天替父親送文件給汪伯伯，意外地發現她蓬頭散髮，穿着睡衣由汪伯伯的睡房走出來。汪伯伯淫蕩地跟我輕聲說：「嘿，貓總會偷嘴的。」然後進書房去簽文件。我乘機拉住她，我說：「我希望和你談談。」算了，這並不是嚴重的事。不，對我來說：這是大事，明天我會在公園裡等你，希望你明天下午到那兒去一趟。她搖搖頭回房去。於是，我來這裡等她，希望她會來。可是，她令我失望。嘿，汪志成的情婦，賤女人！

他狠狠地哭。又很頹喪地結上眉頭。

她說：算了，她只在你生命旅途中走過，並不值得你去想念。況且你是色狼，可以再追一個。

他說：妳不明白，我發現我愛上了她。

她說：我呢？還不是愛上了他，然而他只在我生命旅途中行過，所以我只想他而不惆悵。

他說：也許我想念她一陣子後就會淡忘她。

歎口氣。陽光柔弱地由樹葉後篩射過來將金光撒在他的面頰，剝開，只令他顯得更加消沉。

她說：看看天空的鳥群；也許你生命旅途中的過路者就像那樣不可數數。

她說完轉身離去，將一片惆悵遺在身後，飄向那個男孩，在等待他生命旅途中的過路者

；總是那樣痴。

冷夜

夜，九點半。地點：某一間組屋內。

雨下得很大，冷風瑟瑟。房內一片冷蕭。阿寶倚在牆上，冷冷的牆透觸到她的背脊，感到一片冷，不覺打了個冷顫。一個人獨自坐在床上，聽窗外亂雨敲窗，狂風索索的聲音，好個冷而淒涼的夜。雨凶狠的自窗外打進來，她懶懶的立起身子，踱到窗前，窗外是一片灰濛的景物，街燈孤黃的照着，映着粗粗的雨絲，街道淒靜，半個行人也不見，偶而一二輛汽車經過，劃破了密密麻麻的雨幕。烏豬走到那裏呢？他究竟死去那裏呢？咳，咳，咳，她打了個咳嗽，用手捏捏鼻子，一陣酸楚的感覺，真冷。哼！不回來更好，最好永遠不要回來見我，臭猴。她搔一搔頭髮，眼光呆呆的望着樓下。夜冷冷。這個臭猴叫他去那裏，定是縮在人車裏發抖了。哼！誰叫他不識好歹。在家有飯給他吃，有地方給他睡，他不要。哼！最好不要回來——不要——回來。晚上睡在人家的五腳基，叫他冷得哭父哭母——該死……也不去照照鏡子，整個死人相，如果當初不是我看錯了他，我也不會慘到這樣地步。她打了個咳嗽，鼻子癢癢。她隨手關了窗。這樣大的口氣，跑路不要回來見我，沒有錢就去偷去搶？哼，汝有胆去偷？去搶？這樣大口氣。教汝抓去吃皇家飯，汝幾根骨頭能挨幾拳？看汝能

在外耐多久，回來時恁老母不給我進，叫他喊多隆，臭打波，有種永遠不要死回來，看汝骨頭有多硬。他衣袋裏頂多有幾塊，看能頂多少天。她走向牀，坐在牀沿。他走去那裏呢？穿了件衣服，幾天都沒換，衣服髒髒沒人洗。唉，都是我不好。不——哼！誰誰叫他那樣衰，他要跑的，也不是我趕他跑的。沒出息的打波，整天只會伸大手要錢，工也不去做。哼！要我白養他供他，叫他在家搖大腳，瞞大覺，嘆大世界？哼！我阿寶有那樣憨？也許他在外想通，會回來的……哼！回來恁老母定要好好教訓他，給他臉一次？不行，那就給他越來越有臉。冷得要死。嫁了這樣的臭打波，沒出息沒路用的打波，教我一世人賺錢餵他，我不知前世做了什麼沙拉，會嫁給這臭打波。不管他了，讓他在外去凍死餓死更好。我也太過份了，不……他要錢不是給他就好了，最多幾塊錢，也大不了什麼地方。也許自己是甘心嫁給他的，有什麼話好講？認命了？哼，想起那天就生氣，恨不得剝了他的皮肉煮來吃，臭打波，神氣什麼？最多給你頂幾天，還不是厚着臉皮回來，要走時汝講什麼，叫臭打波來陪我瞞，沒有一個打波比汝更臭更衰更壞。我跟男人瞞在一起也好過跟汝臭豬上牀，幹恁老父，汝當我是什麼人？雞？你這臭猴，早知去巴黎旅店後面躡着，也好過嫁給汝這臭打波。汝以為我賺錢真的容易哈？去給人幹，臭猴，整天我在醫院做到半命，還受那些烏氣，賺錢讓汝爽爽的花？汝究竟有那幾次給過我錢作家用，哼，葱頭臉。她打了個長長的睡欠，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房裏更顯得淒清。她望望鐘，九點五十五分。明天還要去做工，瞞吧！別管他是死是活的了，明天還要去做工，不，再等一下，說不定他會回來，我瞞去他就無門進嘍！管他去死。管他去死。雨落得這樣大，不會回來吧？又是一個睡欠。整座祖屋靜悄悄的，許是孩子們都縮在家中不敢出門吧！這樣冷的天氣誰敢出門一步。雨伴着狂風一陣子大一陣子小，在黑漆漆的夜裏施着淫威，征服整個世界。冷意透過窗削來，她隨手拿了牀邊的那件毛衣穿上。最好讓他去死，看他骨頭有多硬。還是去瞞吧！真累。又打了個呵欠。上齒支着下齒，真冷澀。還是瞞吧！免得我一整天不睡等他替他耽心，哼！這種人值得替他耽心？還是去瞞吧。熄了燈，一切盡在黑暗中。外面風狂狂雨瀟瀟。好個冷夜。

夜，九點半。地點：某家的五脚基。

雨吹打進五脚基，風呼呼的在助着威。烏豬瑟縮在三輪車裏，肚子餓得要命，剛才才去社尾吃的那碗飯什麼這樣快就肚咕咕了。冷得半命，烏豬的牙齒咯咯咯的響着，一股強烈的冷流襲來，他打起冷顫來，雨越下就越大，他用帆布蓋住三輪車前面，雨不停的從外面打吹進來。幹恁老母，這樣冷。三天沒回去了，哼！給我也不愛回去，臭查某。妳以為汝的鋪很大，牛車輪那樣大？壓死人？恁伯跟汝拿一點鋪用，汝就擺起一張臭臉給恁伯看，汝以為妳的鋪真香？叫我不回去，看汝在家悶到死，汝有胆的儘管同打波上牀，假如不能 *Trade*。哼，有鋪有什麼神氣，等恁伯中了福利部頭獎，恁伯把鋪塞進妳的鳥嘴，看汝敢再講什麼鳥話。恁伯烏豬活到這樣大，還沒有被女人如此對待過。哼！以為汝把鋪丟在地上，我就會撿起來，厚着臉皮放進袋裏，汝以為我是什麼人？恁伯是男子漢大丈夫流血不流淚，死不向女人低頭。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對面一盞街燈在厚厚的雨幕裏立着，孤黃的光綫快也被雨掩遮掉了，顯得多麼孤單可憐。烏豬用手擦了擦被雨水打進車裏到臉上的水漬，又隨意揉揉疲倦的雙眼。這幾天伊不知幹什麼鬼，是不是在掛着我？哼，伊有這樣好心。要我回去？哼，恁伯就是拿鋪送我我也不愛回去，汝以為我是什麼人？下次叫伊不敢再這樣放肆。冷風呼呼的直吹來，烏豬抖着身體，肚子餓得發慌。幹恁老母，一下子肚子就這樣餓得半命，回去吧，回去吧，哼，伊不是大大聲聲叫我別回去嘛？哼，我會那樣軟骨頭。他從大成藍的短褲袋裏掏出了包香煙，幹，只剩下一條。風很大，擦了幾枝火柴才亮火。他吸了一大口，吐吐出的是一股悶煙。煙霧凝在車內久久才消失掉。我前世倒了人家什麼帳，叫我娶到這個臭查某。就不像伊，有些查某很會討打波郎歡心，很會體貼打波郎的，就不像這臭查某一點也不會討人家歡心。哼，汝以為我這樣沒出息，向汝低聲下氣。想着，吸了口煙。汝也不去照照自己，看自己那張死人臉，以為我很真蘇格汝，哼，汝究竟那個地方惹我喜歡，隨便去那裏找都找到比汝標緻一千倍一萬倍的查某。恁伯衰就衰在袋裏空空，不然也不會找到汝身上，臭鹿臭鹿，汝以為我很蘇格汝。幹恁老母。飼狗給狗咬，飼老鼠咬布袋，汝敢趕我出來。汝不給我錢，以為我會餓死，我當今還不是活着。烏豬的肚子餓得很；他盤算着袋裏的錢，只剩餘塊多錢。不回去，恁伯真的要等死了，幹恁老母，當今踏人車很困苦，並唔是我烏豬偷懶，有時在坡底兜來兜去，也召不到半個人客。他又吸了吸香煙。外面街道是一片陰森，

不到十點鐘人家都躲在屋裡不出來了，去尋甜蜜的夢抑是在暖暖的屋內談天做事。還是回去吧，不，不能……風呼呼，雨瀟瀟。烏豬從布縫邊望出去，街道一片冷清，只聽到雨大大的下着的聲音。很夜了，有九點多了？唉，這幾年來在外面活得十分困苦，單身一人活得也沒見個好受，才娶了這查某，袁查某。誰叫自己沒爭氣，在外面又撈賺不成什麼好世界來。無大大輛裝冷氣的馬斯地。唔是查某不會成籬成籬的送上來，怕那個女人比不上這個臭查某幾千幾萬倍來得好。講來講去都是恁伯的口袋不爭氣。有幾日無交車租了，明日再無交那個頭家嫂就不給面的拉回車咯。還是回去吧，她也沒什麼事不對，說不定她不生我氣咯，鬼話，她有這樣好死。看到她恁伯就豬懶。明天租一定要給了，欠了人家差不多有半個月，三十扣錢叫我到那裡去找。回去和伊拿？哼，恁伯氣也够受了，還要叫我低聲下氣。唔免唔免咯。雨敲打得更見大，冷意更濃了。烏豬伏在車裏，瑟縮着一團。也許自己是一時之氣吧，回去，也許伊會忘了。烏豬打了個睡欠。要我作個讓步？……肚子餓得咕啞咕啞，也許屋裏還有麵乾吧，煮包麵乾吃也好。呆在這裏等死？自己也許那天實在氣，很不客氣的大大聲罵伊，不然她不會氣成那樣子，早知……也許也還沒睏呢，想來也許自己也不對，恁伯是不是太過份了一點，那個查某像伊那樣好，人家不嫌棄我就好了，回去。這幾天在外吃不飽穿不暖，衣也無換，滿身是臭氣。堅持什麼，在外餓死人家也不會可憐你，回去給伊就給伊罵回幾句，氣消了什麼事也消了。烏豬想到此，就一骨碌的爬起來，從車裏鑽出來，推三輪車出去，離開冷冷的五脚基，在暴風雨中踏去。

烏豬從升降機走出來，走到十二樓五號家門前。粗屋靜悄，沒有人影。雨下得很大，雨從天井打進走廊。烏豬混身濕漉漉的，在打着抖顫。烏豬猶豫了一會，阿寶是不是睏着了，也許不願開門呢，哼，她敢不開，恁伯就把門踢破！一聲雷劈响，烏豬不覺震悚一下。烏豬的臉沾着些水點，癢癢的感覺，他用手揉抹着。衫褲髒濕。站在門前，想又想了一會，最後，拿起手，急急的敲着門。

外面陡地響起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阿寶從牀上驚立起，她只在牀上躺着並沒有睡去。她捻開了房燈，走出去廳。定是那臭猴死回來了，哼，別理他，讓他在外面敲個够，叫他知道

佬老母的厲害。她亮開廳燈。外面雨落得這樣大，也許他淋成滿身雨，凍到他半命呢，還是給他面一次吧，不……也許他會以為我怕了他。給他面了他就更加有面，還是別理他！唉，就給他面一次吧，說不定下次他不敢了，在外凍也凍到他驚怕了，他還敢？哼，臭猴，就原諒一次他吧，下次還敢這樣就別想進我的屋子……。

烏豬好像很生氣的樣子，頻頻敲着門，又大力的轉着門的把手，心也跟着敲門聲那般急促。幹汝媽的，還不快點開，等佬伯踢爛了門……門陡地一拉，開了。

「臭猴，怎麼回來了？」阿寶雙手插着圓胖的腰；五個月的身孕使她肚子微隆起來。

（結婚不到一年，唉唉唉，就……）

烏豬用眼厭惡望一望她，哼了一聲。我回來不可以啊，幹佬老母，這裡也是佬伯的家，我有份的。神氣什麼，插着腰，是不是想吃了我，看什麼。他厭惡的目朝着她：可惡的女人。烏豬猛然打了個冷顫，天氣實在很冷，外面風大雨狂。三十五歲的烏豬臉上佈滿生活的風霜。

「臭猴，不是講不愛回來的嘛，怎麼當今乖乖的回來？」

阿寶望着只有一碼多距離的烏豬。他頭髮濕漉漉的，頭上好似掛着一條條麵似的。髒黃的白汗衫濕了一大片，映現一塊塊肉色，哼，他烏豬那條衫脫下來，準會扭出一小盆髒水來啦。那條大藍色的短褲髒而黃加上雨水，藍褲可變成黑褲底模樣。看他手微抖着，一副可憐的模樣。

烏豬底身滿是怪癢痕的，這也難怪，衣服幾天無換加上濕漉漉的雨水。只是水貼身的冷意也無先前那般冷了，只是癢癢怪不舒服。

「還不滾進來。」

門是開着的。門外是烏豬，門內是阿寶。兩人對立着，地下是兩個人影。門外的烏豬個個強的咬着嘴唇，他站着，怒目着阿寶，一副很兇狠不可犯底模樣。你以為我很蘇格進去，不過無辦法吧了。烏豬想着，陡地吐了一口濃黃的痰在地上，像吐掉什麼烏氣模樣底。然後擦

了擦嘴。

「汝這是什麼意思？人家好心好意叫汝入來，汝竟然不睬不睬……。」阿寶望了望他。哼！看汝堅持到幾時，臭猴。

烏豬沉默着，不答一句腔。以無聲對抗阿寶。阿寶氣得整個人直抖起來。

「佢伯讓汝入來是給汝面，汝竟然臭着臉對着我，臭猴……。」阿寶不知道究竟罵了多次臭猴咧，或許實在很氣吧！

烏豬依舊沉默着，別過臉望到別處。他可不要看她的臭臉呢。

外面雨很大，雨打進走廊，打在烏豬身上，冷風一直襲來。烏豬上齒支着下齒。亦以為跡有什麼了不起，讓我進來是給我面，這個家我是有份的。

阿寶微黃的臉佈滿愴意。還是別管他，去睡吧。她想要關起門，烏豬急的用手擋住。

「哼，臭鹿，汝以為無聲就當成病貓，我跟汝說，家是我有份的，我要進我要出是我自己的事，唔免汝管。」他烏豬氣爆開咯，總算開了「金」口，他一手大力掃開門，大模大樣的走進去。

烏豬的那副模樣使阿寶更加為之氣結。

「哼，當今是走投無路了才死回來，有種的……。」

阿寶還未說完，烏豬便一輪嘴駁插上去：

「幹恁老母，汝以為我很蘇格回來，講什麼烏話……。」下面的話模糊不清，喃喃着也不知識他講什麼鬼底；阿寶聽不到。明天還要交車租鋪，我還要討錢吃飯，不然佢伯可要餓死咯。如果不是看在錢份上，佢伯可要剝了她的皮，幹……。」

「幹恁老母，汝去時怎麼講的啊，無錫甘願去偷去打搶也不踏入這個家半步，怎麼當今却又回來了。」阿寶氣也緩和不少。烏豬粒聲不响把汗衫脫掉。在外幾天佢伯捱也捱怕了，唔免管伊，給伊罵個够。明天租要還，飯要吃的啊！

阿寶驀然抬起頭，卑賤的目光直瞪烏豬。哼！看他底鬼模樣。

烏豬拉開椅子，坐在椅子上。也無這樣冷了，在家總比在外好。那我作個讓步，不，佢伯男子漢大丈夫一個，佢伯不能被她看小。

烏豬乾咳了一聲，許是剛才冒着雨着了寒吧。

阿寶望着他，一種愛恨交織的感覺。——着了寒吧，該死。

烏豬又一聲咳，肚在顫動着。

阿寶開口了。

「回來幹什麼？我沒有叫汝回來……。」口是這樣講，心可不是這樣想咧！剛剛還不是擔心着他。

烏豬陡地站立起來，拍着桌子，很大力。然後指住阿寶，說：「幹恁老母，我回來干汝什麼事，汝以爲我很蘇格對着汝。」

「好啊，有種的永遠不要回來，沒有人留汝。當今還不滾……。」

烏豬心想：幹恁老母，當今她要趕我走？

「哼！我不走怎樣？汝會把我怎樣？臭鹿。」

烏豬又咳了一聲。假如我存心要滾，我早就不想回來了。哦，汝想我一離開，汝就想作了，跟臭打波上牀了，哼！我可不一樣麼。

「還不滾？」

「不滾怎樣？」

「滾……。」阿寶氣得指着烏豬，差一點把烏豬鼻子指着。

烏豬一手粗粗的推開她的手。

「幹恁老母，汝想怎樣？汝再敢指我一下看，恁伯就不給面汝了。」

「汝能把我怎樣？臭猴，也不去照照鏡子……。」她怒怒的直視他。

烏豬此時沒有搭腔，重又坐回那張椅子上。看他那模樣阿寶又氣又好笑。

阿寶站着，臉上爬滿疲倦，本就很孱弱的身體加上懷胎五月益使她的臉顯得蒼白無血色。唉，堅持下去，兩人都不好過。阿寶想着，改變了語氣：

「烏豬，我是愛汝好，我幾時嫌棄過汝啊？我叫汝勤力的做工，汝不愛，整日只會要錢，要錢。這個家汝也是有份的。」語氣可是溫和多了。

烏豬仍舊低着頭，不答她。

「我也不是存心趕汝跑的，是汝自己要走的。」她補充了一句話，望住他。他也是怪可憐的啊！

悔意佈滿烏豬臉上。也許自己太過份了，伊幾時虧待過我，幾時嫌棄過我啊。剛才自己是不是太過了一點？

「沒有人講汝趕我跑的。是我自己要跑的。」烏豬的話語也無先前強硬了，語氣更溫順多了。許是欲討她好吧！車租還無交了，也不知道碗櫃裏還有存下麵乾沒有？烏豬想。

「是汝自己要跑的，爲什麼又跑回來了？」阿寶的氣消了。

烏豬沉默着。外面的雨已沒有先前那樣大了。夜仍是冷冷。那樣的女人那裏去找，伊肯原諒我就好了。他愈想愈覺到自己已無出息底東西。——給老婆養有什麼出息。看他看他，現在倒自責起來哪！

外面的雨漸弱。

「我肚子很餓，煮麵乾給我吃。」

「一回來就只想吃——吃——吃，餓鬼。」罵他一聲也是好的。阿寶走進廚房點起火水爐煮起麵來了。

不多久工夫，阿寶捧出一碗熱氣騰騰的麵。烏豬吃了一口，想了一想，望着阿寶，笑笑的說：「汝不吃啊？」

「我無汝那樣餓鬼……。」阿寶的心可是甜甜的囉！

烏豬狼吞虎嚥起來，悉悉的吃着，不多久就吃完盡了。

「吃完還不拿去洗，是不是也要我跟汝洗？」

「好……。」烏豬陪笑着拿碗去廚房洗啦！

阿寶坐着。望望桌上的鐘，十一點半了。明天還要去上工。她懶懶的站起來，打了個盹，回房去。想了一會，又從房中走出來，走進廚房，烏豬洗着碗。

「烏豬，汝自己煮滾水去沖涼，看汝全身都是臭，把汝身上洗清淨，不然汝別想進我的房間。」

烏豬優起滾水來了，半响，水滾了，拿去沖涼房倒進桶中。

烏豬一面擦着身子，熱氣湧了出來。明日租錢，等一下跟她拿。
沖完涼，全身頓時清爽起來。他已幾天沒有沖過涼了。

他一面用手揉擦着頭髮，一面走進房。
外面雨還是下着，但是却小了很多。

烏豬也不感到冷了。雖然夜仍是冷冷的。

蕉風編輯部啓事

- 一、本刊的「書評」專欄，評介近年出版的中文文藝新書，包括創作和論述。
 - 二、星馬港台及其他地區作家或出版社，若有此類新書，歡迎逕寄一本至本刊編輯部。本刊將約請專人負責評介。書評作者的意見不代表本刊編者的意見。
 - 三、本刊每月將把寄來的書籍，列一清單，註明書作者，出版社，出版地點、年代及售價，附於欄末。
-

書評

和亞丁談里爾克，程抱一作，台北，純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二，廿二加一三六頁，新台幣廿元。

「亞丁：南瑞士的午夜，秋虫在野草間競唱的山巔。在這罕有的時刻，除了爲你提筆，我還能作甚麼呢？……亞丁，今夜我來和你談里爾克，特別是談他的晚年和他最後的作品。」寫信的人是程抱一，也是「和亞丁談法國詩」（台北，一九七〇）的作者。「第一封信：談『給奧菲的商籟』和『杜英諾悲歌』」開始了。亞丁是誰？我們不知道。

程先生還在本書中寫了另二封長信，分別談里爾克的「馬爾特手記」和「談塞尚的信」，以及里爾克的早期和中期詩。每封信末都附有他的作品的中文翻譯。書後附錄是里爾克年譜和「有關里爾克的基本參攷書」，可惜列舉的都是一九四三年以前出版的德文和法文書，對中文讀者的用處不大。

在「引言」中，程先生泛談里爾克對詩的獻身，女性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性，他的觀感經驗，以及他的文學藝術。程先生認爲，里爾克「把詩當作解決生命問題的工具」。換言之，他是個對生存、死亡、經驗和神等宇宙大神秘發出許多問題而提供他自己答案的詩人。通過文字，里爾克把他「無比深度的觀察和經驗」，凝成永久存在的形式，傳給人類一個偉大的

精神遺產。是的，他是個屬於我們這個廿世紀世界的詩人。

在第一封信中，程抱一說，「根據里爾克，生命不是既定的，重複的現象，而是大可能，大變化，大形成。」「給奧菲的商籟」就是「一部吟唱『大變化和大形成』的書」。所謂生命，不僅是人間的表象，「而是所有發生過或可能發生的現象；不僅是現象本身，而是現象背後深藏的寓意和欲望。」從這一點來說，「里爾克實在是二十世紀現象派哲學的前身」（頁五十七）。而「杜英諾的悲歌」的十個樂章，「都環繞著一個中心：死亡」。「沒有死亡，生命將是無謂的重複」。「只有把死亡納入我們的生命，我們才能領會『全生』的真趣向，我們的至深經驗：愛和痛苦，才能取得真義」。「杜英諾悲歌」是一部「大肯定大解放」的書，由此我們便進入了生命的「大開」。「我們以開裂的心去感受萬物，以無限的愛去收容它們。」（頁八至十二）

「給奧菲的商籟」和「杜英諾悲歌」是里爾克最重要的兩部作品，完成於晚年。中期時代「馬爾特手記」裏的里爾克，則在學習怎樣觀看現象事物，並且在巴黎和「馬爾特手記」裏的那位丹麥青年一樣，「被過去的回憶所追逐，被當前的痛苦和恐懼所逼迫，他嘗試寫作，以求解脫。」這本書完成以後，里爾克說，「這以後，一切歌唱都成爲可能」，「彷彿除魔似的」（頁五十九）。而在「晨歌」、「圖象底書」、「時間底書」和「新詩集」裏的早期里爾克，表現的是「隱約的意象，如夢的情調」。「固然，重要的主題已經透露其間；如果止於這些作品，里爾克最多只是個美妙的善感的詩人。」（頁八十八）但他畢竟突破自己而走入「大吟唱」的晚期。

「和亞丁談里爾克」不是學術性的專論，也沒有這方面的意圖。里爾克專家或許會覺得，程先生的書太零碎，太不完整。但作者採用書信方式來談里爾克，目的顯而易見。他希望「這主觀的偏愛」比「客觀的全面性介紹更能激起研讀里爾克原作的興趣」（廿二頁）。讓我們說，這是一位「里爾克迷」寫給另一位「里爾克迷」的書信集。程先生以十分抒情的筆調來表達里爾克給他的欣喜、激動和意義。讀此書我們有時會有偷看別人的信的快樂。當然我們也進入了別人經驗裏的里爾克世界，而感覺到人類的想像領域是如此玄秘，如此廣濶，如此不可思議。

風訊

□要談文化溝通，翻譯工作是必需的，馬星兩地，由於歷史與地理因素，正像一枚多角的鑽石，吸納各方不同光線，再折射出去，便於不同語文文化的滙流，第一本華譯聖經是在馬來亞譯成的

□我們對文藝的譯介文字的刊登，較為注意，但讀者的反應卻是淡薄的，主要是語文結構的閱讀習慣問題。翻譯工作是一件苦差，要將一種文字譯得完全合乎另一種文字的句法結構及用語習慣，是一種比「自由創作」更費力的「受約束的創作」。年來不乏其中的甘苦談，本刊亦曾刊出了本刊編輯人賴瑞和的一些有關談翻譯的文字。

□本刊編輯人牧鈴奴在本期譯出一篇有關翻譯者的訪談，談的雖是英文譯法文工作，但同樣可以作為一般譯者的參考，並了解一位首席譯者的翻譯工作過程。

□鄭百年博士的學與思專欄，本期的人間詩譜，並不談詩，而以詩樣的文章抒述華族文化的優美如詩，鄭博士在專欄裡曾不止一次地問：「在人間世，你留的是甚麼詩？」是一句催促我們創作的話。

□黃潤岳本期在專欄裡寫培中師生與他的惜別。黃先生春風化雨數十年，如今「天地一沙鷗」，淡然自處，倍增思念。培中師生惜別一幕，淚眼相看，正說明人間的性情處。

□溫瑞安寫完「圖騰之詩」四首後，再寫「大悲十九首」，我們驚奇的是，以瑞安如此年輕，詩風卻如此深沉，聽說他繼「將軍令」詩集出版後，將出版散文集「龍哭千里」，龍哭

千里，雖是散文集名，但此名正好形容他近期的詩風。

□記不清楚「寧牧兒」的名字是否第一次在蕉風出現，他在這期寫的「二幅」實在不像一個新手寫得出來的，很久沒讀到如此「細描」的筆墨了。

□本期的小說，也各有格調，鍾瑜在原有的風格上抒發；依邁的文字與文章內容，如天邊一抹輕雲，那麼淡淡地；陸永光繼續寫他的「烏豬與阿寶」，一對相依為命的小人物、貧窮、粗俗而有性情；張瑞星的筆觸較重，沉得就像考試前夕學生們的心情。

□關於書評專欄，溫任平來信說：「蕉風新開的書評專欄用意至佳，今日英美有份量的刊物都有書評欄，請專人來評介新出版的書籍……郭書遠先生及賴瑞和他們的文章不長，但都很精簡，很有眼光……」是很好的反應，希望有志趣人士，多在這方面供書供稿。

□藜藜寄來一篇短文，是再談西廂的，現刊出如下：

「談民間流傳的西廂記」是筆者在能力範圍內所收集之資料的總介紹。一則由於流傳在民間的「西廂」多如牛毛，二則由於筆者收集材料時所受的時、空方面之限制，資料之遺漏是不可避免的。鄭先生所指的一些崑曲資料，筆者尚未見過，若鄭先生能有副本（或影本）寄給筆者，則感激不盡。因筆者在「談民間流傳的西廂記」一文中所述及之資料，皆有影印本保存下來。因此筆者希望能收集更多有關這方面之資料，以供他日參考、補充之用。

關於筆者在「談民間流傳的西廂記」所談及的崑曲「驚夢」，確屬西廂。據筆者查閱劉振修編之崑曲新導上冊，有關牡丹亭之部份，共有下列數曲：

學堂 勸農 遊園 驚夢
冥判 拾畫 叫畫 硬拷

而有關西廂記之部份，收在下冊，僅得三首，即：拷紅，長亭及驚夢，故非牡丹亭之驚夢。鄭先生若有興趣，筆者可以影印這些資料交換鄭先生所述及的崑曲資料。

七四年二月十九日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二元八角，全年十二期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蕉風月刊訂閱部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訂閱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 閱 期 數	期 起 至 期 止
訂 費	\$
註 備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

KDN 8577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65 期 ● 一九七五年三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